

金巴

代 表 作

巴
金

上海全珠書局印行

序

巴金先生乃是當代中國文壇上的後起之秀。在近十年來，中國文壇上所產生的許多青年作家中，要算巴金先生所獲得的成就最偉大了。

一九二七年他始從事寫作，那時候他正在法國留學，到了一九二八年方始完成了他的處女作滅亡。他想不到這部初次試作的小說滅亡，竟能獲得意外的成功，不僅震動了當時的整個文壇，並且握着了廣大的讀者大眾。滅亡便成爲他的成名之作。

於是他對於文學有了更濃厚的興趣。他後來就改變了生活方式，他願意把青年的整個生命陷到文學生活圈裏去。他在此後的幾年以來，差不多把光陰完全貢獻在寫作上面去了。

他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裏說：

「在一年半的短促的時間裏我寫了十部長短篇小說，我這樣不吝惜我的精力和健康，我甚至慷慨地捨棄我日後幾年的生活來換這八十多萬字，我每寫完一部書，總要撫摩自己的手勝，我明知道這部書又吞食了我的一些血和肉，我明知道牠會使我更進一步逼近墳墓，但我

巴金代表作選目錄

自敘傳三章

- (一) 最初的回憶……………一
(二) 家庭的環境……………五八
(三) 做大哥的人……………八九

散文：自白

- 我的幼年……………一〇一
一篇真實的小說……………一二一
我的路……………一二三
答一個北方青年朋友……………一三一

我的幾個先生·····	一四〇
關於「髮的故事」·····	一四九
憶·····	一五四

巴金代表作選

最初的回憶

「這孩子本來是給你的弟婦的，因為怕她不會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給你。」

這是母親在她的夢裏聽見的「送子娘娘」的說話，每當晴明的午後母親在她的那間朝南的屋子裏做着針線時，她常常對着我們弟兄姊妹（或者還有女傭在場）敘說這個奇怪的夢。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來了。」

母親說着這話時，就抬起她的圓圓臉，用那愛憐橫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時站在她的身邊。

「却想不到是一個這樣淘氣的孩子！」

母親微微一笑，我們也都微笑。

母親是愛我的。雖然她有時候笑着說我是淘氣的孩子，可是她從沒有罵過我。她使我在

溫柔和平的空氣裏度過了我的幼年時代。

一張溫和的圓圓臉，被刨花水泯得光滑的頭髮，常常帶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縐滾寬邊的大袖短襖，沒有領。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遠的過去，我的頭腦裏就浮現了母親的面顏。

我的最初的回憶是不能夠和母親分離開的。我尤其不能夠忘掉的是母親的溫柔的聲音。

四五歲光景我跟母親從成都到了廣元縣，這地方靠近陝西，父親在那裏做縣官。

在我的模糊的記憶裏，「廣元」兩個字比較顯明地時時現了出來。

衙門，很大的一個地方，進去是一大塊空地，兩旁是監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還有草地，還有稀疏的桑林，算起來總有六七進。

我們的住房是在三堂裏面。

最初我跟着母親睡，睡在母親的那間大的架子床上。熱天床架上掛着羅紋帳子或麻布帳子，冷天掛着白布帳子。帳子外面有一點燈光在抖動，這是從方桌上的一盞清油燈裏發出

的。

清油燈，長的頸項，圓的燈盤，黯淡的燈光，有時候燈罩上結了黑的燈花，必剝必剝地燃着。

但是我躺在被窩裏，我並不害怕。我常常睜起眼睛，看着母親的和平的睡臉。我想着母親這兩個字的意義。

白天，我們進書房去讀書，地方是在二堂旁邊。窗外是一個小小的花園。

先生是一個溫和的中年人，永遠對着我們擺起那一付和善的面孔。他會繪地圖，他還會繪鉛筆畫。他有着彩色的鉛筆，這是我羨慕的。

學生是我的兩個哥哥，兩個姊姊和我。

一個老書僮服侍我們。這人名叫買福，六十歲的年紀，頭髮已經白了。

在書房裏我早晨認幾十個字，下午讀幾頁書，每天很早就放學出來。三哥和我一樣，他比我只大一歲多。

「福把我們送到母親的房裏。我們給母親行了禮。她給我們吃一點糖菓。我們在母親的房裏玩了一會兒。」

「香兒，三哥開始叫起來。」

我也叫着這個了頭的名字。

一個十二三歲的瓜子臉的女子跑了進來，露着一臉的笑容。

「陪我們到四堂後面去玩！」

她高興地微笑了。

「香兒，你小心照顧他們！」母親這樣吩咐。

「是，」她應了一聲，就帶着我們出去了。

我們穿過後房的門出去。

我們走下石階，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兩邊種了幾排桑樹，中間露出一條寬的過道。

桑葉是肥大的，綠陰陰的。

兩三隻花雞在過道中間跑。

「我們快來拾桑葉！」

香兒的臉上放了光，她牽着我的手就往桑樹下面跑。

馥郁的桑葚的甜香馬上撲進我的鼻裏。

「好香呀！」

滿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菓子，有許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雞的腳爪踏壞了的，是被雞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處是鮮豔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們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兒一面說，就揀了幾顆完好的桑葚往口裏送。

我們也吃幾顆。

我看見香兒的嘴唇染得紅紅的，她還在吃。

三哥的嘴唇也是紅紅的，我的兩手也是。

「看你們的嘴！」

香兒撲嗤笑起來。她摸出手帕給我們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給我們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見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後面四堂裏雞叫了。

「我們快去拾雞蛋！」

香兒連忙揩拭了她的嘴，就牽起我們往裏面跑。

我們把滿兜的桑葚都傾在地上了。

我們跑過一個大的乾草堆。

草地上一隻麻花雞伸長了頸子得意地在那裏一面走，一面叫。

我們追過去。

這隻雞驚叫地撲着翅膀跳開了。別的雞也往四面跑。

「我們看哪一個先找着雞蛋？」

香兒這樣提議。結果總是她找着了那個雞蛋。

有時候我也會找着的，因為我很知道平時雞愛在什麼地方生蛋。

香兒雖然比我聰明，可是對於雞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見得比她少。

雞是我的伴侶。不，牠們是我的軍隊。

雞的兵營就在三堂後面。

這草地上兩邊都有石階，階上有房屋，階下就種着桑樹。

左邊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舊家具的地方。最末的一個空敞的房間就做了雞房，裏面放了好幾隻雞籠。

雞的數目是二十幾隻，我給牠們都起了名字。

大花雞，這是最肥的一隻，松綠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點。

風頭雞，這隻雞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點，頭上多一撮毛。

麻花雞，是一隻有着黑黃的小斑點的雞。

小鳳頭雞比鳳頭雞身子要小一點，除了頭上多一撮毛外，和普通的母雞就沒有一點分別。

烏骨雞，牠連腳，連嘴壳，都是烏黑的。

還有黑雞，白雞，小花雞，——各種各類的名稱。

每天早晨一起床，洗了臉，我就叫香兒陪我到後面雞房那裏去。

香兒給我把雞房的門打開了。

我們揭起了每一隻雞籠。我把一隻一隻的雞依着次序點了名。

「去吧，好好地去玩！」

我們撒了幾把米在地上，讓牠們來圍着吃。

我便走了，進書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學出來，三哥有時候要比較遲一點纔放學。

我一個人偷偷跑到四堂後面去。

我睡在那高高的乾草堆上。乾草是溫暖的，我就覺得是睡在床上。

溫和的陽光愛撫着我的臉，就像母親的手在撫摩。

我半睜開眼睛，望着雞羣在下面地上嬉戲。

周圍是很靜寂的，沒有人來驚擾我。

「大花雞，不要叫！再叫給別人聽見了，會把雞蛋給你拿走的。」

那隻大花雞得意地在草地踱着，高聲叫起來。我叫牠不要嚷，沒有用。

我只得從草堆上爬起來，去拾了雞蛋揣在懷裏。大花雞愛在草堆裏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雞蛋還是熱烘烘的，上面黏着一點雞毛。

是一個很可愛的大的雞蛋。

或者小鳳頭雞被麻花雞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開了。我便吩咐牠：

「不要跑呀！喂，小鳳頭雞，你怕麻花雞做什麼？」

有時候我和二哥在一起，我們就想出種種方法來指揮雞羣遊戲。

我們永遠不會覺得寂寞的。

傍晚吃了午飯過後，（我們就叫這做午飯，）我等著天快要黑了時就和三哥一起，叫香兒陪伴著，去把雞一一趕進了雞房，把牠們全都照應進了雞籠。

我又點一次名，看見不會少掉一隻雞，這纔放了心。

有一天傍晚點名的時候，我忽然發見少了一隻雞。

我著急起來，要往四堂後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師傅捉去殺掉了。」

香兒望著我竊笑。

「殺掉了？」

「你今天下午沒有吃過雞肉嗎？」

不錯，我吃過！那一碗紅燒雞，味道很不錯。

我沒有話說了。心裏却有些不舒服。

過了三四天，那隻黑雞又不見了。

點名的時候，我望着香兒的笑臉，我氣得流出眼淚來。

「都是你的錯！你壞得很！他們來捉雞去殺，你曉得，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我捏起小拳頭要打香兒。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告訴你，就是了。」
香兒笑着向我告饒。

然而那隻可愛的黑雞的影子我再也不見了。

又過了好幾天，我已經忘掉了那黑雞的事情。

一個早上，我從書房裏放學出來。

我走過那石欄杆圍着的長廊，在那拐門裏遇見了香兒。

「四少爺，我正在等你！」

「什麼事情？」

我看見她那種着急的神氣，知道有什麼大事情發生了。

「太太又叫何師傅殺雞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裏面走。

「哪一隻雞？快說。」

我圓睜着一對小眼睛看她。

「就是那隻大花雞。」

大花雞，那隻最肥的，松綠色的羽毛上生長着不少白色斑點。我最愛牠！我馬上掙脫香兒的手，就拚命往裏面跑。

我一口氣跑進了母親的房裏。

我滿頭是汗，我還在喘氣。

母親坐在床邊椅子上。我就把上半身壓着她的膝頭。

「媽媽，你不要殺我的雞！那隻大花雞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殺牠！」我拉着母親的手哀求着。

「我說是什麼大的事情！你這樣着急地跑進來！原來是爲着一隻雞。」母親溫和地笑起來，摸出手巾給我揩額上的汗。

「殺一隻雞，值得這樣着急嗎？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

「我不吃，媽媽，我要那隻大花雞，我不准人殺牠。那隻大花雞，我最愛的……」
我急得哭了出來。

母親笑了。她用溫和的眼光看我。

「癡兒，這也值得你哭？好，你叫香兒陪着你到廚房裏去，叫何廚子把那隻雞放了，由你另外揀一隻雞來殺。」

「那些雞都是我喜歡的。隨便哪一隻雞我都要，我不准人家殺。」
我依舊拉着母親的手，用哭聲說話。

「那却不行，你爹爹吩咐要殺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隻雞已經給何廚子殺掉了。」
提起那隻大花雞，我忘掉了一切。我馬上拉起香兒的手跑出了母親的房間。
我們氣咻咻地跑進了廚房。

何廚子正把手裏拿着的大花雞往地上一擲。

「完了，殺掉了。」

香兒嘆口氣，就呆呆地站住了。

大花雞在地上撲翅膀。慢慢地移動。棕綠色的羽毛上染了幾團血。

我跑到牠的面前，叫一聲「大花雞。」

牠閉着眼睛，垂着頭，在那裏亂撲。身子在骯髒的土地上擦摩着。頸項上現了一個大傷口，血正從那裏面滴出來。

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一幕死的掙扎。

我不敢伸手去挨牠，我只顧恐怖地看着。

別人在旁邊笑起來。

「四少爺，你哭你的大花雞呀！」

這是何廚子的帶笑的聲音。

他這兇手！他親手殺了我的大花雞。

我氣得身子發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一回頭就拔步跑，我不顧香兒在後面喚我。

我跑進母親的房裏就把頭靠在她的懷中放聲大哭起來。

「媽媽，你把我的大花雞還給我！……」

母親溫柔地勸慰我，她稱我做癡兒。

爲了這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時候。

這天午飯時桌子上果然添了兩樣雞肉做的菜。

我看着那一個盤子和那一個菜碗，我就想起了大花雞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態。

我始終不會在那盤子和菜碗裏下過一次筷子。

晚上楊嫂安慰我說，雞被殺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

她又告訴過我，那隻雞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爲殺雞的時候，袁嫂在廚房裏唸過了

「往生咒。」

我並不相信這個女傭的話，因爲那是離現實太遠了，我看不見。

「爲什麼做了雞，就該被人殺死來做菜吃？」

我這樣問母親，得不到回答。

我這樣問先生，也得不著回答。

問別的人，也得不著回答。

別人認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始終不懂得。

對於別人，雞不過是一隻家禽。對於我，牠却是我的伴侶，我的軍隊。我認識牠們，就
象認識別的人。

然而我的一個最好的兵士就這樣地消滅了。

從此我對於雞的事情，對於這爲了給人類做食物而生活着的雞的事情，就失掉了興味。不過我還在照料那些剩餘的雞，讓牠們次第做了菜碗裏的犧牲品。
鳳頭雞也不能夠是例外的一個。

在女傭裏面，除了香兒常常陪着我們玩耍外，還有一個楊嫂也負着照應我們的責任。高個兒身材，長的臉，大的眼睛，年紀三十幾歲，一雙小腳。
我們很喜歡她。

她記得許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我和三哥常常找個機會躲在她的房間裏，逼着她給我們講故事。

香兒也來參加，她對這事情也是很歡喜的。

楊嫂是很有口才的。她的故事比什麼都好聽。

聽完了故事，我們說害怕，就要她把我們送回到母親房裏去。

夜間，桑樹葉一簇一簇的遮住了天。周圍很陰暗。草地上常常有聲音。

我們幾個人的脚步在石階上走得很響。

楊嫂手裏捏着油紙捻子，火光在晃動。

回到母親房裏。玩一會兒，楊嫂就服侍我在母親的床上睡下了。

二哥跟着大哥去睡。

楊嫂喜歡喝酒，她年年都要泡桑葢酒。

桑葢熟透了的時候，草地上佈滿了那紫色的菓實。

我和三哥，還有香兒，我們常常去拾桑葢。

執透了的桑葚，那甜香真正叫人喉嚨癢。

我們一面拾，一面吃，每次拾了滿衣兜的桑葚。

「這樣多，這樣好！」

我們每次把楊嫂叫到她的房裏去，把一堆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給她看時，她總要做出驚喜的樣子說話。

她揀幾顆放在鼻子上聞，然後就放進了嘴裏。

我們四個人圍着桌子吃桑葚。

我們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紅紅的，嘴也是。

「夠了，不准再吃了。」

她擦起衣襟揩拭了嘴唇，便去把立櫃門開了，拿出一個酒瓶來。

她把桑葚塞進一個瓶裏，一個瓶容不下，她又去取了第二個，第三個。每個瓶裏盛着大半瓶白的酒。

一憶江南

(懷舊)

南唐李後主

多少恨

昨夜夢魂中

還似舊時遊上苑

車如流水馬如龍

花月正春風」

從母親那裏我學到了這歌兒似的叫做「詞」的東西。

母親剪了些白紙頭訂成好幾本小冊子。

我的兩個姐姐各有一本。後來我和三哥每個人也有了這樣的一本小冊子。

母親差不多每天要在那小冊子上面寫下一首詞。是依着順序從白香詞譜裏抄錄來的。

是母親親手寫的娟秀的小字，很整齊的排列着。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燈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親站着，手裏捧了小冊。

母親用溫柔的聲音給我們讀着小冊上面寫的字。

這是我們的幼年時代的唯一的音樂。

我們跟了母親讀書每一個字，直到我們可以和一些字連接起來讀成一句為止。

於是母親給我們拿出那根牛骨製的印圈點的東西和一盒印泥來。

我們弟兄兩個就跪在方凳上面，專心地給讀過的那首詞加上了圈點。

第二個晚上我們又在母親的面前溫習那首詞，直到我們能夠把牠背誦出來。

我們從沒有一個時候覺得讀書是一件苦的事情。

但不到幾個月母親就生了我的第二個妹妹。

我們的小冊子裏有兩個多月不會添上了新的詞。

而且從那時候起我就和二哥同睡在一張床上，在另一個房間裏面。

楊嫂把她的床鋪搬到我們的房間裏來。她陪伴我們，她照料我們。

這第二個妹妹，我們叫她做十妹。她出世的時候，我在夢裏，我完全不知道。

早晨我睜起眼睛，陽光已經照在床上。

母親頭上束了一根帕子，她望着我微笑。

旁邊突然起了初生兒的啼聲。

楊嫂也望着我微笑。

我心裏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覺。

這是我睡在母親的床上的最後一天了。

秋天，天氣漸漸涼起來。

我們恢復了讀詞的事。

每晚上，二更鐘一響，我們就闔了那小冊。

「叫楊嫂領你們去睡罷。」

母親溫和地撫摩我們的頭髮。

我們和母親道了晚安，帶着疲倦的眼睛，走出去。

「楊嫂，我們要睡了。」

常常是三哥先叫喚。

「來了！」

這溫和的應聲過後，楊嫂的高個兒身材就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她拿手牽起我們，一隻手牽一個。

她的手比起媽媽的來，要粗糙得多。

我們走過了堂屋，穿過大哥的房間。

有時候我們也從母親的後房後面走。

進了我們的房間，房裏有兩張床：一張是我和三哥睡的，一張是楊嫂一個人睡的。

楊嫂愛清潔。所以她把房間和床鋪都收拾得很乾淨。

她不許我們在地板上亂吐痰，她不許我們在床上翻筋斗。她還不許我們做別的一些事

情。但我們並不恨他，我們喜歡她。

臨睡時，她叫我們站在旁邊，等她把被褥鋪好。

她給我們脫了衣服，把我們送進了被窩裏。

「你不要就走開！給我們講一個故事！」

她正要放下帳子，我們就齊聲叫起來。

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來，開始給我們講故事。

有時候我們要聽完了一個滿意的故事纔肯睡覺。

有時候我們就在她敘述的當兒閉了那疲倦的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

什麼神仙，劍俠，妖精，公子，小姐……我們都不去管牠了。

生活是這樣和平的。

沒有眼淚，沒有悲哀，沒有憤怒。有的只是平靜的喜悅。

剛剛翻過了冬天。情形又改變了。

晚上我們照例把那本小冊闖起來交給母親。

外面響着二更的鐘。

「叫你二姊領你們去睡罷。楊嫂病了。」

母親親自把我們送到房間裏。二姊牽着三哥的手，我的手是母親牽着的。

母親照料着二姊把我們安置在被窩裏，又囑咐我們好好地睡覺。

母親走了以後，我們兩個睜起眼睛望着帳頂，過後又把臉掉過來對望着。

二姊在另一張床上咳了幾聲嗽。

她代替楊嫂來陪伴我們。她就睡在楊嫂的床上，不過被褥帳子已經通通換過了。

我們不能夠閉眼睛，因為我們想起了楊嫂。

三堂後邊，右邊石階上的一排平房裏面，第四個房間，沒有地板，低低的瓦清油燈放在一張破方桌上……

那是楊嫂從前住過的房間。

她如今病着，回到那裏去了，就輪在她那床上。

外面石階下是禿了的桑樹。

從我們這房屋，推開靠裏的一扇窗戶望，可以看見楊嫂的房間。

那裏是很冷靜的，很寂寞的。

除了她這個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房間裏。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比較遲。

這晚上雖然有二姊在那裏陪伴我們，我却突然地覺得寂寞起來了。

以後也就沒有再看見楊嫂。

我們只知道楊嫂依舊病着，雖然常常有醫生來給她看病，她的病狀還是沒有起色。二姊把我們照料得很好。她晚上也會給我們講故事。並且還有香兒給她幫忙。我們就漸漸地把楊嫂忘記了。

「我們去看楊嫂去！」

一天下午剛剛從書房裏出來，二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聲和我說話。

「好！」我毫不遲疑地點了點頭。

我們跑進二堂，妹快地就到了右邊石階上的第四個房間。

沒有別人看見我們。

我們推開那掩着的門，進去了。

陰暗的房間，沒有一點聲音。只有觸鼻的臭氣。在那一張矮床上，藍布帳子放下了半幅。一幅舊棉被蓋着楊嫂的下半身，她睡着。

床面前一個竹凳上面放着一碗濃黑的藥汁，已經沒有熱氣。

我們畏怯地走到了床前。

紙一樣白的臉。一頭飄蓬的亂髮。眼睛閉着。嘴微微張開在出氣，嘴邊留着一圈黃色的痕迹。一隻手從被裏垂下來，一隻又黃又瘦的手。

我開始疑惑起來。我有點不相信這個婦人就是楊嫂。

我想起那一張笑臉，我想起那一張講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瓶的桑葚酒。

我彷彿在做夢。我又感到了哭泣的心情。

「楊嫂，楊嫂。」兄弟兩個齊聲叫喊。

她的鼻裏發出一個細微的聲音。她的那隻垂下來的手慢慢晃動了。

身子也微微動着。嘴裏發出一個含糊的聲音。

眼睛睜開了，閉了，又睜開得更大一點。她的眼光落在我們兩個的臉上。她的嘴唇微微動了一下，好像要笑。

「楊嫂，我們來看你。」

三哥先說，我便接着說。

她勉強微笑了，慢慢兒舉起手去撫摩二哥的頭。

「你們來了，你們還記着罷着我嗎？……你們好吧？……現在有什麼人在照應你們？……」

聲音是多麼微弱無力，就像嘆息聲。

「二姊在照應我們。媽媽也時常來照應我們。」

三哥的聲音裏似乎淌出了眼淚。

「好。我放心了。……我真正記着你們，我天天，我時時刻刻都在想你們。……我怕你們離了我就會覺得不方便……」

她說話有些吃力，那兩隻失神的眼珠不住地在我們弟兄的臉上轉。

眼光還是像從前那樣地和善，可是又多了一些別的東西。

她這看人，真要把我的眼淚也勾引出來了。

我愛憐地一把抓住了她的手。這隻手是冷冰冰的。

她把眼光完全定在我的臉上。

「你，你近來不頑皮嗎？……你還記得我。我這病不要緊，過幾天就會好。」

我想不出一句話來說，却把眼淚滴在她的手上。

「你不要哭了！你的心腸真好。不要哭，我這病就會好的。」

她撫摩着我的額。

「你不要哭，我又不是一隻鷄呀！」

她還記着那大花鷄的事情，拿來和我開玩笑。

我微微笑了一下，心裏却只想哭。

「你們看，我的記性真壞！這碗藥恐怕又冷了。我却忘記了喝牠。」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轉，瞥見了那竹凳上的藥碗，便把眉頭一皺，說着話就要撐起身子來

拿那藥碗。

「你不要起來，不要動，等我來端給你。」

三哥搶着先把藥碗捧在手裏。

「冷了喝不得。我拿去叫人給你弄熱。」

三哥說着就往外面走。

「你不要去，三少爺，你給我端回來。冷了喝下去是一樣的。常常去驚動別人，人家會怪我花樣多。」

她費力撐起身子，掙紅了臉，着急地阻止着三哥。

三哥把藥碗捧了回來，潑出了一些藥汁在地上。

她一把奪過了藥碗，把臉俯在藥碗上面，大口地喝着。

聽見那大的響聲，我就彷彿見藥汁怎樣通過她的喉管，流進了她的肚裏。

她抬起頭來，把空碗遞給了三哥。

她的臉上還帶着紅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邊的藥渣，就頹然地倒下去，長嘆一聲，好像已經用盡了氣力。

她閉上眼睛，不再睜開看我們一眼。鼻裏發出了低微的吼聲。

她的臉漸漸地在褪色。

我們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間裏一秒鐘、一秒鐘地變得陰暗起來。

我的臉對着三哥的臉，那眼光好像帶了恐怖地在問；

「怎麼辦？」

沒有回答。

「三少爺，四少爺，四少爺，三少爺！」

在外面遠遠地香兒用了那帶點調皮的聲音叫起來。

「走吧。」

我連忙去拉三哥的衣襟。

在石階上我們被香兒看見了。

「你們偷偷跑到楊大娘的房間裏去過了。我要去告訴太太。」

香兒走過來，見面就說出這種話。她的臉上現了得意的笑。

「太太吩咐過我不要帶你們去看楊大娘。」

「你真壞！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們不怕！」

香兒果然把這事情告訴了母親。

母親並沒有責罵我們，她只說我們以後不可以再到楊嫂的房間裏去。不過她却没有說出理由來。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楊嫂的病不但不會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

我們經過三堂後面那條寬的過道，往四堂裏去的時候，常常聽見楊嫂的奇怪的呻吟聲。聽說她不肯喝藥。

聽說她有時候還會發出撕裂人心的怪叫。

我不敢再走三堂後面經過。我怕聽她那種怪叫聲。

人一提起楊嫂就馬上做出恐怖的，嚴肅的表情。

「天真正沒有眼睛：像楊嫂這樣的好人怎麼生這樣的病！」

母親好幾次一面嘆氣，一面對眾人說着這樣的話。

但我却不知道楊嫂究竟生的是什麼病。

我只知道廣元縣沒有一個好醫生，因為大家都是這樣說。

又過了好幾天。

「四少爺，你快去看，楊大娘在吃蠶子！」

一個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學出來，在拐門裏遇着香兒，她拉着我的膀子，對我做了一個

驚奇的歪臉。

「我躲在門外看。她解開衣服捉蠶子，捉到一個就丟進嘴裏，咬一口。她接連丟了好幾

個進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罵。她後來又脫了裹脚布放在嘴裏嚼。真醜！」

香兒極力在模倣楊嫂的那些樣子，她自己不覺得有一些兒殘酷。

「我不要看！」

我生氣地掙脫了香兒的手，就往母親的房裏跑。

蠶子，裹脚布，在我的頭腦裏和楊嫂連接起來。我想託楊嫂從前是很愛乾淨的。

我不說一句話，就把頭放在母親的懷裏哭了。

母親費了好些功夫來安慰我。她一面含了眼淚對父親說：

「楊嫂的病不會好了。我們給她買一付好點的棺材罷。她服侍我們這幾年，很忠心。待三兒，四兒又是那樣好，就和自己親生的差不多！」

母親的話又把眼淚給我引出來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思了。

可是楊嫂並不死，雖然醫生已經說那病是無法醫治的了。

她依舊活着，吃葷子，嚼裹脚布，說胡話，怪叫。

於是每個人對這事情都失了興趣，沒有誰再到她的房門外去竊聽了。

一提起楊嫂吃葷子……，大家都不高興地皺着眉頭。

「天呀！有什麼法子可以使她早些死掉，免得她受這活罪。」

大家都希望她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的方法。

一個堂舅提議拿毒藥給他吃，母親第一個就反對這提議。

但是楊嫂的存在却使得全個衙門都被一種憂鬱的空氣籠罩了。

每個人聽見說楊嫂還沒有死，就馬上把臉陰沉下來，好像聽見一個不祥的消息。許多人的好心都在希望着一個人死，這個人却是他們所愛的人。

然而他們的希望終於實現了。

一個傍晚，我們一家人在吃午飯。

「楊大娘死了！」

香兒氣咻咻的地跑進房來，開口就報告這一個好消息。

袁嫂跟着走進來證實了香兒的話。

楊嫂的死是毫無疑惑的了。

「謝天謝地！」

母親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噓了一口長氣。就像長時期的憂慮被一陣風吹散了。

彷彿沒有一個人覺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誰也無心吃飯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親眼裏的淚珠。

健康的楊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潑地現出來。

我終於把飯碗推開，俯在桌子上面哭了。

我哭得很傷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雞那樣。同時我想起了楊嫂的最後的話。

一個多月以後母親和我們談起了楊嫂的事情：

她是一個寡婦。她在我們家裏一共做了四年的女傭。臨死時她還不滿三十歲。

我所知道的關於她的事情就只是這一點兒。

她跟着我們從成都來，却不能夠跟着我們回成都去。

她沒有家。也沒有親人。

所以我們就把她葬在廣元縣。她的墳墓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墳前有沒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麼字。

「在陰間（鬼的世界）大概無所謂家鄉罷，不然楊嫂倒做了異鄉的鬼了。」

母親偶爾感嘆地對人這樣說。

在清明節和中元節，母親叫人帶了些紙錢到楊嫂的墳上去燒。就這樣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過了。

我也喜歡讀書，因為我喜歡我們的教讀先生。

這個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種種的方法來獲取我們的敬愛。

「劉先生。」

早晨一走進書房，我們就給他行禮，望着他笑。

他帶笑地點着頭。

我和三哥同坐在一張綠桌前面，一個人一個方凳子，我們是跪着的。

認方塊字，或者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

劉先生待我們是再好沒有的了。他從來沒有罵過我們一句，臉上永遠帶着溫和的微笑。母親曾經叫賈福傳過話請劉先生不客氣地嚴厲管教我們。

但是我却從不知道嚴厲是什麼一回事。我背書背誦不出，劉先生就叫我慢慢兒重讀。我願意什麼時候放學，我就在什麼時候出去，三哥也是。

因為這緣故我們就更喜歡書房。

而且在滿是陽光的溫暖的書房裏看着大哥和兩個姊姊用功地讀書的樣子，看着先生的溫和的笑臉，看着買福的和氣的笑臉，我覺得很高興。

先生常常在給父親繪地圖。

我不知道地圖是什麼東西，拿來做什麼用。

可是在一張厚厚的白紙上面繪出了許多條纖細的黑線，又填上了各種的顏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還有許多奇怪的東西，如現今人們所稱為圓規之類的。

繪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繪。那種俯着頭專心用功的樣子。

「劉先生也很辛苦呵！」

我時時偷眼去望先生，不禁這樣想起來。

有時候我和三哥放了學，還回到書房去看先生繪地圖。

劉先生忽然把地圖以及別的新奇的東西收拾了，就笑嘻嘻地對我們說：

「我今晚上給你們畫一個娃娃，」

這娃娃就人物圖的意思。

自然我們的心是不能夠等到晚上的，我們就逼着他馬上繪給我們看。

如果這一天大哥和二姊三姊的功課弄得很好，先生比較有多的時間，那麼不必要我們多次請求他便答應了。

他拿過那一本大本的線裝書，大概就是字課圖說罷，隨便翻開一頁，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紙蒙在那上面，用鉛筆繪出了一個人，或者還有一兩間房屋，或是還有別的東西。然後他拿彩色鉛筆來塗上了顏色。

「這張給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這張圖畫；臉上總要露出捺不住的十分滿意的笑容。

我們非常歡喜這樣的圖畫。因了這些圖畫我們更喜歡劉先生。

一張一張地增加着。我的一個小木匣子裏面已經擠了好幾十張圖畫了。做了一個缺少着玩具的孫子，所以我把這些圖畫當作珍寶。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這些圖畫翻看好一會兒。

紅的綠的顏色，人和狗和房屋……牠們在我的頭腦裏活動起來。

但這些畫還不能夠使我滿足。我夢想着那一張更大的畫；有獅子，有老虎，有豹子，有豺狼，有山，有洞……

這畫我似乎在字課圖說，或者別的書裏面看見過。先生却不肯繪出來給我們。有幾個晚上我們也跑到書房裏去逼着先生要圖畫。

大哥一個人在書房裏讀夜書，他大概覺得很寂寞罷。

我們看看先生繪畫，或者填顏色。

忽然牆外面起了長的吹哨聲，在這靜夜裏尖銳地響着。

先生停了筆傾聽着。

「在夜裏還要跑多遠的路呀！」

先生似乎也憐憫那個送鷄毛文書的人。

「他現在又要換馬了！」

於是低微的馬蹄聲去遠了。

那時候緊要的信函公文都是專差送達的。他到一個驛站就要換一次馬，還有別的預備，所以老遠吹起哨子來。

一個下午先生費了兩三天的功夫把我渴望了許久的那張有山有洞有獅子有老虎的圖畫繪成功了。

我進書房去的時候，正看見二哥捧了那張畫在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給我的。」

這誇耀使得我的眼淚因妬忌而要流出來了。

這是一張多麼可愛的畫，而且我早就夢見先生繪出來給了我的，但是我來遲了一步，牠已經在三哥的手裏了。

「先生，我要！」

我紅着臉，直跑到劉先生的面前。

「過幾天我再畫一張給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牠不可！」

我馬上就哭出來，任是先生怎樣勸慰，都沒有用。

同時我的哭也沒有用。先生不能夠馬上就給出同樣的一張畫。

於是我恨起先生來了。我開口罵他做壞人。

先生沒有生氣，他依舊笑嘻嘻地給我解釋。

然而三哥進去告訴了母親。大哥和二姊把我半拖半抱地弄進母親的房裏。

母親擺出嚴肅的面孔說了幾句責備的話。

我止了淚，抽泣地聽着。我從來就聽從母親吩咐。

最後母親叫我跟着賈福到書房裏去，向先生賠禮，並且她要賈福去傳話叫先生打我。

我抽泣地讓賈福牽着我的手重進了書房。

但是我並且沒有向先生賠禮，而先生也不會打我一下。

反而先生讓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給我繫好那散了的鞋帶。

這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在枕頭邊拿出那個木匣子，把裏面所有的圖畫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通統送給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張也不要？」

三哥驚喜地望着我，有點兒莫明其妙。

「我都不要！」我沒有留戀地回答他。

在那時候我確實有着「不完全，則甯無」的思想。從這一天起，我們就再也沒有問先生要過圖畫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到處撒布着生命的春天。

嫩綠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見桑樹上發了新芽，生了綠葉。

母親在本地羅桑局裏選了六張好種子。

每一張皮紙上面佈滿了芝麻般大小的淡黃色的蠶卵。

以後母親再攤開紙來看時，大部分的蠶卵，都陸續變成了極小的蠶兒。

使人充滿了好奇的愉快的蠶兒的蠕動。那樣小東西！

但是蠶兒一天天大地大起來。

使人充滿了更驚奇的喜悅的那麼迅速的繁殖。

家裏的人爲了養蠶這事情忙碌着。

大的簸箕裏面佈滿了桑葉，許多根兩寸長的蠶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葉。

這樣的簸箕一個一個地增加着，就佔據了三堂後面左邊的兩間平房。這平房離我們的房間最近。

每晚上夜深或是母親或是二姊。三姊，或是袁嫂，總有一次要經過我們房間的後門到蠶房去添加桑葉。常常是香兒拿着煤油燈或洋燭。

有時候我沒有睡熟，就在床上看見煤油燈光，或者洋燭光。可是她們却以爲我已經睡熟

了，輕腳輕手地在走路。

有時候二更鐘沒有響過，她們就去加桑葉，我也跟着露房去看。

淡綠色的蠶子在桑葉上面蠕動，一口一口地接連吃着桑葉。簾箕裏只是一片沙沙的聲
音。

我看見她們用手去抓蠶子，就覺得心裏被人搔着似地發癢。

那一條一條的軟軟的東西。

她們一捧一捧地把蠶沙收集攏來。

對於母親，這蠶沙比將來的蠶絲還更有用。她養蠶大半是爲了要得蠶沙的緣故。

大哥很早就有個冷骨風的毛病，受了寒氣便要發出來，使他過着兩三天的痛苦生活。

「不曉得什麼緣故，果兒竟然得着了這種病症，時常使他受苦。」

母親常常爲大哥的病擔心，見着人就問有什麼醫治這病的藥方，那時候在我們那里根本沒有西醫。但是女傭們肚的皮裏是有着種種奇怪的藥方的。

母親也相信她們，已經試過了不少的藥方，都沒有用。

後來她從一個姓薛的鄉紳太太那裏得到了一個藥方，就是：把新鮮的露沙和着黃酒紅糖炒熱，包在發痛的地方，包幾次就可以把病治好了。

在這個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當飯吃的廣元縣裏是買不到黃酒的。母親便請父親在合洲去帶了一罇來預備着。

接着她就開始養蠶。

父親對於這事情並不贊成。母親曾經養過一次蠶，有一次忘記加了桑葉就使蠶子餓死了許多，後來稍疏忽了一點又被老鼠偷吃了許多蠶子去。她因此心裏非常難過，便發誓以後不再養蠶了。父親怕她再遇着這樣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親怎樣勸阻她，不管那背誓的恐懼時時來壓迫她，她終於下了養蠶的決心。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們不知道這是不是薛太太的藥方的效力。不過後來母親就和薛太太結拜了姊妹。

以後我看見蠶在像山那樣堆起來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莖上結了不少白的，黃的繭子。我有時也摘了幾個繭子來玩。

以後我看見人搬了絲直來，把繭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鍋裏煮，一面就搖着絲車。以後我又看見堂舅們把蠶蛹用油煎炒了，拌着鹽和辣椒來吃，他們不絕口地稱讚味道的鮮美。

「做個蠶子命運也很悲慘呀！」
我有時候不覺這樣地想起來。

父親在這里被人稱做「青天大老爺。」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審問案件。

下面兩旁站了幾個差役，手裏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寬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爺坐堂！……」

下午，我聽見這一類的喊聲，知道父親要審問案子了，就找個機會跳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邊站着看。

父親在上面問了許多話，我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問這些。

被問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時候是一個人，有時候是好幾個人。

父親的臉色漸漸變了，聲音也變了。

「你胡說！給我打！」

父親猛然把桌子一拍。

兩三個差役就去把那犯人按翻在地上，給他褪了褲子，露出屁股。一個人按住他，別的人在旁邊等待着。

「給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說！他這混帳東西不肯說實話！」

「青天大老爺，小人冤枉呀！」

那人爬在地上殺豬似地叫起來。

於是兩個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兩邊打起來。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爺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呀！」

「胡說！你招不招？」

那犯人依舊哭喊着冤枉。

屁股由白而紅，又變成了紫色。

數到了一百，差役就停住了板子。

「裏大老爺，已經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流出了血，肉開始在爛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爺在上。小人無話可招呀！」

「你這東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於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直到犯人招出實話為止。

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牽了起來，給大老爺叩頭，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說：

「給大老爺謝恩。」

挨了打還要叩頭謝恩，這事情倒使我莫明其妙了。這道理我許久都想不出來。但我總覺

得事情不應該是這樣。

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擺起嚴肅的面孔說幾句「胡說！招不招？再打！」的話，我無論如何沒有這種硬心腸。

打屁股差不多是構成坐堂的一個不可少的條件。父親坐在公案前面幾乎每次都要說「給我拉下去打！」

有時候父親還使用了「跪拾盒」的刑罰：叫犯人跪在拾盒裏面，把他的兩隻手伸直穿進兩個橫杆眼裏，在臍灣裏再放上一根橫杆。有兩三次差役們還放了一盤鐵鍊在犯人的兩腿下面。

由黃變紅，由紅變青的犯人的臉色，從盤着辮子的頭髮上滴下來的汗珠，殺豬般的痛苦的叫喊。……

犯人口裏依舊喊着：「冤枉！」

父親的臉陰沉着，像有許多黑雲堆在他的臉上。

「放了他吧！」

我在心裏請求着，却不敢說出口。這時候我只有跑開了。

我把這個告訴了母親。

「媽，爲什麼爹在坐堂的時候就和在家裏的時候完全不同呢？好像不是一個人！」
在家裏的時候父親是很和善的。我不會看見他罵過誰。

母親溫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多管閒事。你以後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但是我並不聽從母親的話。因爲我的確愛管閒事。而且母親也並不會回答過我的問題。

「你以後問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養的。我昨晚看見『跪拾盒，』聽了犯人的叫聲心都緊了，一晚上沒有睡好覺。你不覺得心裏難過嗎？」

一個上午母親房裏沒有別的人的時候，我聽見母親溫和地對父親這樣說。

父親微微一笑。

「我何嘗願意多用刑？不過那般犯人實在太狡猾，你不用刑，他們就不肯招。況且刑罰又不是我想出來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太沒有縣官的樣子！」

「恐怕也會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罷。」

父親沈吟了半晌。

「大概不會有的，我定罪時也很仔細。」

接着父親又堅決地說了一句：

「總之我決定不殺一個人就是了。」

父親的確沒有判過一個人的死罪。在他做縣官的兩年中間只發生了一件命案。這是一件謀財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個漂亮的青年，他親手把一個同伴砍成了幾塊。

父親把案子懸着，不到多久他就辭職走了。所以那個青年的結局我就知道了。

母親的話在父親的心上果然發生了影響。以後我就不會看見父親再用跪拾盒的刑罰。

而且大堂外面兩邊的站籠裏也常常是空空的。雖然常常有幾個帶枷的犯人蹣跚在那裏。打小板子的事務也還是常有的。

有一次僕人們在門房裏推牌九，我在那裏看了一會兒，後來回到母親房裏無意間說出來，被父親聽見了。

這時離新年還遠，所以父親去捉了賭，把骨牌拿來叫人拋在廁所裏。

父親馬上坐了堂，把幾個僕人抓來，連那個管監的劉升和何廚子都在內，他們平時對我非常好。

他們都跪在地上，向父親叩頭認錯，求饒。

「給我打，每個人打五十下再說！」

父親生氣地拍着桌子罵。

差役們都不肯動手，默默地看着彼此的臉。

「叫你們給我打！」

父親更生氣了。

差役大聲響應起來。但沒有人動手。

劉升們在下面繼續叩頭求饒。

父親又怒吼了一聲，就從簽筒裏抓了幾根簽擲下來。

這時候差役只得動手了。

結果每個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頭謝恩走了。

對於這件事我覺得心裏很難過。

我馬上跑到門房裏去，許多人圍着那幾個挨了打的人，在用燒酒給他們揉傷處。聽見了他們的呻吟聲，我不由得淌出眼淚來。我接連說了許多討好他們的話。

他們對我依舊是和平時一樣地親切。他們沒有露出一點不滿意的樣子。但是我心裏却很難過，因為我不敢對他們說出來是我害他們挨的打。

又有一次，我看見領十妹的奶媽挨了打。

那時十妹在出痘子，依着中醫的習慣連奶媽也不許吃那些叫做「發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樣奶媽竟然看見新鮮的黃瓜而垂涎了。

做母親的女人的感覺究竟是比较銳敏得多。她可以在奶媽的嘴唇上嗅出了黃瓜的氣味。

一個晚上奶媽在自己的房裏吃飯，看見母親進來就突然顯出了慌張的樣子，把什麼東西往枕頭下面一塞。

母親很快地就走到床邊把枕頭掀開。

一個大碗裏面盛着半碗涼拌黃瓜。

母親的臉色馬上變了，就叫人去請了父親來。

於是父親叫人點了羊角燈，在夜裏坐了堂。

奶媽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裏讓兩個差役拉着她的兩手，另一個差役隔着她的寬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謝了恩，還接連分辯說她初次做奶媽，不知道輕重，下次再不敢這樣做了。她整整哭了一個晚上，自己責備着自己的貪嘴。

第二天早晨母親就叫了她的丈夫來領她去了。

這個年青的奶媽臨走時帶了一付非常淒慘的臉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淚珠。我為這個情景所感動而下淚了。

我過後問母親為什麼要這樣殘酷地待她。

母親微微地嘆了一口氣。她不說別的話。

以後也沒有人提起這奶媽的下落。

母親常常爲這件事情而感到後悔。她說那一個晚上她忘掉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見母親發過這一次脾氣，平時母親待人是十分溫和的。

記得一天下午三哥爲了一點小事情擺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兒痛罵一頓，還打了她幾下。香兒去向母親哭訴了。

母親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溫和地給他解釋：

「丫頭和女傭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即使犯了錯過你也應該好好地對她們說，爲什麼動輒就打就罵？況且你年紀也不小了，更不應該罵人打人。我不願意讓你以後再這樣做！你要好好地牢記着。」

三哥羞慚地埋着頭，不敢說話。香兒快活地在旁邊竊笑。

三哥垂着頭慢慢兒往外面走。

「三兒，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親的面前。

你還沒有回答我，你要聽從我的話！你懂了嗎？你記得嗎？」

三哥遲疑了半晌纔回答說：

「我懂……我記得。」

好，拿點雲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兒陪着你們去玩。」

母親站起來在連二櫃上放着的白磁缸裏取了兩疊雲片糕遞給我們。

我也懂母親的話，我也記得母親的話。

但是如今母親也做了這一件殘酷的事情。

以爲這事情有好幾天不快活。

在這時候我就已經感到世間有許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統做皇帝的最後一年父親就辭了職回成都去了，雖然那地方有許多入挽留他。

在廣元的兩年間的生活我覺得還算是很愉快的，因為在這裏每個人都愛我。

這兩年裏我只挨過一次，打是母親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這裏敬神，我不肯叩頭。

母親用鞭子在旁邊威嚇我，也沒有用。

結果我吃了一頓打，哭了一場，但依舊沒有磕一個頭。這是我第一次被母親打。

不知道怎樣從小時候起我對於一切的禮儀就起了盲目的憎厭，這種憎厭並且還是繼續發展下去的。

父親在廣元縣做了兩年的官，回到成都後就買了四十畝田，

別人說他是一個「清官」。

（選自巴金自傳）

家庭的環境

我們回到成都又算換了一個新的環境，但是不久，革命就發生了。

對於革命我並不會感到什麼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變所給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舊在書房裏讀書。一天天聽見教讀先生（他似乎姓龍，又好像姓鄧）用了激動的聲音敘說當時的川漢鐵路的風潮。

龍先生是個新黨，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說出反對滿清政府的話。不過對於被捕的七個請願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真誠當時的總督趙爾豐。

二叔和三叔從日本留學回來不過一兩年。他們的髮辮是在日本時剪掉了的。（我現在記不清楚是兩個人的辮子都剪掉了，還是其中的一個剪掉辮子，）如今就戴了假的辮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竊笑他們，罵他們是革命黨。但是對於他們的沒有辮子的頭，我却起了大的羨慕。

我的頭腦後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辮子，用紅頭繩纏着，每天早晨要母親或女傭來梳。我

覺得這是很討厭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張剪掉辮子的革命黨。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裏的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聽說外面風聲不大好。

五點鐘光景父親他們正在堂屋裏磕頭。忽然一個僕人進來報告：外面發生了兵變，好幾個銀行和當舖都被搶了。我們二伯父的公館也遭了變兵的光顧。

後一個消息是不確實的，雖然二伯父的公館離我們這裏很近，但在當時誰也失掉了辨別力，況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門一帶的首富，很有被搶劫的可能。

於是堂屋裏起了一個小騷動，衆人就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裏去想逃避的方法。

父親和母親商量了片刻。於是一屋裏的人忙亂起來。

一個僕人幫忙着母親把地板翻開一塊。從立櫃裏取出十幾封銀圓放在地板下面。後來他們又放了好幾封銀圓在後花園的井裏。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來把幾口紅皮箱放到屋頂樓板上去。那里是藏東西的地方。

同時母親叫人僱了幾乘轎子來，把我們弟兄姊妹送到外祖母家裏去。大哥陪着父親留在
家裏。

我和母親坐在一乘轎子裏面。母親抱着我。我不時偷偷拉起轎簾看外面的情形。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幾乘轎子迎面撞過來。沒有看見一個變兵。

晚上我們都擁擠在外祖母房裏，大家都不說話。

外面起了槍聲，半個天空都染紅了。一個年青的舅父在窗下對我們說話。這些話都是很
可怕的。

外祖母閉着眼睛唸佛。

後來附近一帶突然起了鬧聲。好像那個和這裏只隔兩三家的趙公館被變兵攻打進去了。
鬧聲。哭聲，槍聲，物件撞擊聲，……響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着母親逃走，母親不肯。大家爭論了片刻，母親就領着我們到了後面天井
裏。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說她唸佛吃素多年了，菩薩會保佑她的。

天是紅的。幾株枯樹上有烏鴉在叫。槍聲也聽得很清楚。

母親發出了幾聲絕望的叫喊。她還關心到外祖母，關心到父親。

舅父給我們搬了梯子來。垣牆並不高。一個女傭先爬到牆外去，然後母親，三哥，我都爬過去了。接着我的兩個姊姊也爬了過去。

牆外是一個菜園。我們在菜畦裏伏了好些時候，簡直顧不到寒冷了。

後來我們看見沒有什麼動靜，纔爬起來在那個管菜園的老太婆的茅棚裏坐了一夜。

那個老太婆親切地招待我們，還給我們弄熱茶來喝，使我們不感到一點兒不方便。

母親一晚上担着家裏的情形。第二天上午外面比較靜了，她就帶着我一個人先回家去。父親和大哥驚喜地迎接我們。他們沒有一點損傷。

父親告訴我們昨晚半夜裏果然有十幾個變兵闖了大門進來。家裏已經有了準備。十幾個堂身端起火藥槍在二門外的天井裏排列着，又加上二叔的兩個鏢客。（三叔剛在南充做了知縣回來。）變兵看見這裏人多，便不敢動手，只說來借點路費。父親叫人拿了一封銀元出來送給他們，他們就走了。只損失了這一百圓。以後再也沒有變兵來糾纏了。

這一晚上在家裏就只有父親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嬸娘們都避開了。彷彿祖父也到了別

處去。

第二天十九日是母親和我的生日，但這時候我們已經忘掉了這事情。

從此我們就平平安安地過下去。地板下面的銀元自然取了出來。井裏的却不知給誰拿去了，父親叫泥水匠來淘了兩次井，都沒有用。

趙爾豐被革命黨抓住殺頭的消息使龍先生非常高興，同時在我們的家裏生出了種種不同的影響。在以後許多天裏我們都聽見人們在談論趙爾豐怎樣被殺頭的事情。

共和革命算是成功了。

二叔三叔頭上的假辮子取了下來。再沒有人嘲笑他們的禿頭了。

在一個晴明的下午，僕人姜福（他不如從哪剛學會了一點剪髮的手藝）找了一把剪髮的刀子，把我和三哥的小辮子剪掉。我們覺得非常快活。

接着我們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辮子。僕人中有一兩個不肯剪的，却不小心在街上給警察強迫剪去了。

變動是很多的。

我們家裏開始做新的國旗。照例是父親管這些事情。他拿一大塊白洋布攤在方桌上，先用一個極大的碗，把墨汁塗了碗口，印了一個大圓形在布上，然後用一個杯子在大圓形周圍印了十八個小圈。在大圓形裏面寫了一個「漢」字，十八個小圈是代表當時的十八省。

我對於做國旗的事情也感到一點興味。但是不久中華民國成立，我們家裏又收起了牠，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了革命感到大的悲哀。父親沒有表示過什麼意見。二叔斷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自己起了個「亡國大夫」的筆名。大概因為他是個詩人的緣故罷。祖父也是個詩人。父親和二叔却不大做詩。

至於我們這一輩，雖然大半都是小孩子，但對於滿清政府的滅亡，却沒有一個會覺得不快活的。

滿清倒了。我們依舊在龍先生的教導下面讀書。但不久大哥就進了中學。

這些時候我在家裏的生活過得很愉快，但是兩年半以後，母親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母親死在民國三年七月的一個夜裏。

母親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苦痛的。一直到最後的一天她還有着知覺，但是人已經不能夠動彈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間裏。每次我走到病床前去看她，她總要流眼淚。

在我們弟兄姊妹中間，母親最愛我，然而我絲毫不能夠安慰她。

母親十分關心她的兒女。在她臨死前五天她叫大哥到一個妓母處去借了一對金手鐲來，她嫌樣子不好，過了兩天她又叫大哥拿去退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付來。這是為大哥將來訂婚用的。她在那種痛苦的病痛中還想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沒有看見母親死。那晚上因為母親的病加重，父親很早就叫女傭照料我們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們醒來了時。棺材已經進門了。

我眼裏含着淚，心裏想着我是母親最愛的孩子。

棺材放在押簽房裏。閉殮的時候，別人手裏執着紅綾預備放下去。許多人淌着棺材哭

喊。我呆呆地望着母親的沒有血色的臉。我恨不能把以後數十年的眼光都用來在這時候飽看
她。

紅綾終於放了下去，掩蓋了棺材，漆匠再用木釘把她釘牢。幾個人就抬了棺蓋壓上去。
二姊三姊不肯走開，她們傷心地哭着，把頭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覺的時候，我還聽見兩個姊姊在簽押房裏面哀哀地哭着。我不能夠閉上眼睛。我
的眼淚也淌了出來。我憐憫我的兩個姊姊。我也憐憫我自己。

早晨我也會被她們的哭聲驚醒。我就在床上含了眼淚禱告着母親保佑我的兩個姊姊。
白天我常常望着簽押房裏靈帷前的母親的畫像。我心裏疑惑地想着這時候母親在什麼地
方。

家祭的一夜我們三兄弟匍匐地跪在靈前蒲團上，聽着一個表哥誦讀父親替我們做好的一
篇祭文。

「……吾母竟棄不孝等而長逝矣……不孝等今竟爲無母之人矣……」

那誦讀的聲音是很滑稽的，我雖然還是一個孩子，却也不想笑。我細嚼着這兩句話的滋

味。我的眼淚滴在薄團上了。

這以後的第二天靈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殯在城外一個寺院裏面，後來安葬在磨盤山。父親在一個墳墓裏做了兩個洞穴，左邊的一個是留給他自己用的。三年後他果然就進了那個洞穴。

靈柩抬出去以後，家裏的一切就恢復了原狀。母親房裏的陳設和母親在時並沒有兩樣，只多了壁上的放大的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進父親房間，看不見母親，彷彿還以為她是在後房裏，便溫和地叫了一聲「媽」。過後纔猛省着我的母親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

我如今成了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和有着一母親的堂兄弟們比較起來，我深深地感到了沒有母親的孩子的悲哀。

也許是爲了填補這個缺陷的緣故罷，父親後來爲我們討了一個更年非的母親來。

這個新母親待我們也很好，但是她却不能夠醫好我的心上的那個傷痕，她不能夠給我像那個死去的母親所給我的那麼多。我也不能夠像愛那個母親那樣地愛她。

這不是她的錯，也不是我的錯。這只因為我們兩個以前本來是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親死後四個多月光景二姊也跟着死了。

二姊患的是所謂「女兒癆」的病。我們回到成都不久她就患了病。有一次她幾乎死掉，還是靠著四聖祠醫院的一個英國女醫生來救活了的。

因了醫好二姊的病，母親特別叫人買了刀叉做了西餐請了四聖祠醫院的幾個「洋太太」到我們家裏來玩。這是我們第一次和西洋人接觸。她會說中國話，曾經拉着我問了好些事情。我並不懼怕她們，我覺得她們也是很和氣的。

母親和那幾個英國女教士後來就做了朋友。她帶着我到她們的醫院裏去玩過幾次，也醫過病。她們也送了我們一些西洋點心和好幾本書籍。我很喜歡那本皮面精裝的新舊約全書官話譯本。不過那時候我却沒有想到去讀牠的內容。

自從母親一死，二姊就沒有過着一天的好日子。大概是過分的悲痛壓倒了她的全部健康。

她的身子一天天地瘦弱起來，臉上簡直沒有一點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着。她常常提起母親就哭；我很少看見她笑臉。

「媽，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姊呵！」我常常在暗中禱告着。

但是二姊的病依舊沒有起色。父親爲她請了許多名醫來診斷，都沒有用。父親是相信着中醫的。母親死後我們就和那幾個英國女教士斷絕了往來。

冬天一到，二姊便漸漸地睡下去了。誰看見她，都會嘆息地說：她瘦得真可憐。

十一月底祖父的生日裏，我們家裏接連唱了三天戲。戲台在大廳上。大天井裏坐着幾十桌客。全家的人都快活地忙碌着。

二姊一個人病在房裏，聽見這些鬧聲，那心的寂寞一定是很難受的。晚上客人散去了一大半，大廳上還在演戲，父親叫人把二姊扶了出來看。

二姊坐在把籐椅上，不能夠動彈，只是用那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戲台。我不知道她眼裏看見的是什麼景象。

臉瘦成了一個尖臉，沒有血色，嘴唇枯焦着。我的心爲愛，爲憐憫而痛楚了。

「我要進去，」二姊把頭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樣子低聲說。女傭便把她扶了進去。

三天後二姊就永遠閉了她的眼睛。她是死在天明以前。那時候我在夢裏，不能夠看見她的最後的一刻是怎樣過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我到了一個墳場。地方很寬，長了一寸多深的草。中間立着一個不認識的人的墳墓。後面長了幾株參天的柏樹。時候彷彿是春天的早晨。陽光在樹梢上閃耀。墳邊生了不少野花，正開着紅的，黃的，藍的，白的花朵。兩三隻蝴蝶時在花上面飛舞。樹枝上還有些山鳥在唱歌。

我站在墳前看那墓碑上的刻字，一股微風把花香送進我的鼻裏。忽然墳墓後面起了一陣響亮的哭聲。

這時候我就驚醒起來了，心跳得很厲害。我在牀上躺了片刻。哭聲依舊在我的耳邊盪漾。我分辨出來這是三姊的哭聲。

一陣恐怖壓倒了我。我沒有一點疑惑：二姊死了。

父親忙着料理二姊的後事。過一會姆外婆坐了轎子來數數落落地哭了一場。

回到成都以後我還是一個小孩子。能夠和我在一塊兒玩耍的，就只有三哥和幾個年紀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還有幾個女傭和僕人，也時常同着我玩。在廣元陪我們玩的香兒却死掉了。

大哥那時候已經成人了。他的趣味和我的當然差了許多。他喜歡和姊姊，堂姊，表姊們在一塊兒玩。

在我們這個大家庭裏，我們這一輩的青年男女是很多的。我除了兩個胞姊和三個堂姊外還有好幾個表姊。她們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們常常到我們家裏來玩。這時候大哥的生活就變得很忙碌了。姊姊，堂姊，表姊都聚在一塊兒。她們給大哥起了一個「無事忙」的綽號。

遊戲的種類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擲大觀園圖，行酒令；酒令的種類就有好幾種，大哥房裏就藏得有好幾付酒籌。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們湊了一點錢，買了幾樣下酒的冷菜，還叫廚房裏再做幾樣熱菜。於是大家圍着一張圓桌坐下來，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談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批評紅樓夢裏面的人物，那時候在我們家裏除了我們這幾個小孩子外，就沒有了一個人不會熟讀過紅樓夢。父親在廣元買了一部十六本頭的木刻本，母親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後來又買了一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鉛印本。我常常聽見人談論紅樓夢，所以我當時雖然不會開始讀牠，就已經熟悉了書裏面的人物和事情。

後來有兩個表姊離開了成都，二姊又跟着母親死了。大哥們的聚會當然沒有以前那樣地熱鬧，但依舊時常繼續着，而且還有新的參加者，譬如兩個表哥和一個年青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二哥也參加過兩三次。

不過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二哥他們組織了新劇團，又跟着六叔他們組織了偵探隊。我還常常躲在馬房裏偷看轎夫的破牀上煙燈旁邊聽他們敘述青年時代的故事。

有一個時期我和二哥每晚上都要叫姜德陪着到可園去看京戲。我們接連看了兩三個月，

因為父親是那戲園的股東，被送了一厚本的戲票，而父親自己又沒有多的時間常常去看戲。那時候我們只愛看武打戲，回來在家裏也學着翻筋斗。翻橫杆。

父親對於京戲大概有特殊嗜好，在那些時候一個戲園裏要添演京戲聘請京班名角，總是由他發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來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總要先在我們家裏的客廳中清唱幾句，自然是父親請他們吃飯。我們好幾弟兄就躲在花園裏偷看。我們不過是爲了滿足好奇心的緣故。

有一次父親請新到的人九個京班名角在客廳裏吃飯，飯後大家正在花園裏游玩，那個唱老旦的寶幼亭（我們先聽過了他的唱片）忽然發起狂來，踉倒在地，上賭咒般說了許多話。衆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親急得沒有辦法。我們在旁邊覺得好笑。我和這些戲子都很熟習，有時我還跟着父親到後台裏去看他們化裝。

一個唱青衣的小孩子名叫張文芳，年歲不過十四五歲，當時在成都也受人歡迎。他的哥哥本來也唱青衣，如今倒了噱不再登台了，就管束着他，靠着他過活。他也到我們家裏來過一次。他簡直是一個小孩子，並沒有一點女人氣。然而在戲裏他却改換了面目做着種種的薄

命的女人。我看慣了他演的那些悲劇，一點也不喜歡。但是有一次離新年不遠，我跟着父親到了他們住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戲園裏面），看見他穿着一身短打，手裏拿了一把木頭的關刀寂寞地揮舞着，我不覺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會兒，問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親帶我回家的時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罷。

然而說句公平的話，父親對待戲子的態度是很真實的，他把他們當作朋友，所以能夠得到他們的信任。他並沒有和旦角有過特別的來往。

三叔却喜歡一個川班的小旦，這人叫做李鳳卿。祖父也喜歡他。有一次祖父帶我去看戲，當李鳳卿包了頭穿着粉紅衫子出台時，祖父會經常笑着問我認不認識這個人。

李鳳卿時常來找三叔。他也常常和我談話。他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人，會寫一手娟秀的字。他雖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舉動和言語都和女人相像，有時候手上臉上還留着脂粉。這是川班旦角和京班旦角不同的地方。

有一次三叔把他弄到我們客廳裏來化妝照相，我就看見他在那裏點頭，擦粉，蹣跚。他先裝扮成一個執長矛的古代的女將，後來就改扮做一個旗裝貴婦，這兩張照片後來都掛在二

叔房裏，三叔還親筆題了幾首詩在上面。

這個李鳳卿的境遇是很悲慘的。後來在祖父死後不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個妻子，連埋葬費也沒有。還是三叔去點料把他安埋了的。

三叔做了一付輓聯弔他裏面有「……也當忍死須臾，待僕一訣」的話。

二叔也做過一付輓聯，後來他偶爾和教讀先生談起這事情，那個六十歲的曹先生不覺驚訝地問道：

「××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個風雅士！」

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縣的時候，曹先生是那縣的教官。他到我們家裏來教書還是由三叔的介紹。李鳳卿和二叔認識也就是在南充，

聽見「風雅士」三個字，就和平時聽見曹先生說的「滿清三百年來深仁厚澤浹肌髓」的話一樣，我覺得非常肉麻。

二叔對曹先生談起李鳳卿的生平。他本是一個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歲時給仇人搶了去，因為他家裏不肯出錢贖取，他就被人搶了身子賣到戲班裏去，做了日角。

五叔後來也玩過川班的日角，他還替他們編過劇本。我素來就不高興看川戲，後來連京戲也不高興看了。

我們組織過一個新劇團，在後堂屋後面竹林裏演新劇。竹林前面有一塊空地，就做了我們的舞台。我們用複寫紙印了許多張戲票送人，拉別人來看我們的表演。

我們的劇本是自己胡亂編的，裏面沒有一個女角。重要演員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兒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兒子）兩個只做配角，或者在戲演完以後做點翻滾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姊姊，堂姊，表姊們。我們用種種方法強迫他們來看，而且一定要戲演完才許她們走。

父親被我們拉來了。他居然坐在那裏看完了我們演的戲。他又給我們編了一個叫做知本現形記的劇本。當二哥和三哥扮着戲裏面的兩個主角在那裏表演得有聲有色的時候，他不覺也哈哈笑起來。

在公館裏我有着兩個環境，我一部分時間和所謂「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時間又和所謂「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愛管閒事，我常常在門房，馬房，廚房裏面和僕人馬夫一起玩，向他們訊問種種的事情。因此他們都叫我做「稽查」。

有時候轎夫們在馬房裏煮飯，我就替他們燒火，把一些柴和枯葉送進那個灶裏去。他們打紙牌時，我也在旁邊看，常常給那個每賭必輸的老唐幫忙。有時候他們也誠摯地對我訴說他們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評主人們的好壞。他們對我沒有一點隱瞞。他們把我當作一個同情他們的小朋友。當我需要他們幫助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一點兒吝惜。

我生活在僕人轎夫的中間，我看見他們怎樣懷着原始的正義的信仰過那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們的歡樂和痛苦，我看見他們怎樣和貧苦掙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歲的老書僮趙升病死在門房裏。抽大煙的僕人周貴倫了祖父的字畫被趕出去淪落做了乞丐，死在街頭。一個老轎夫出去三斜對面一個親戚的公館裏做了看門人，不知道怎樣克用一根彈帶鎔死在大門裏面。這一類的悲劇以及那些生存着的「下人」的沈重的生活負擔。如果我一一敘述出來，一

定會使最溫和的人也起了憤怒的激情。

當在污穢寒冷的馬房裏聽着那些瘦弱的老轎夫在煙燈旁邊敘述他們的痛苦的經歷；或者在門房裏黯淡的燈光旁邊聽着僕人發出絕望的嘆息的時候，我眼裏含着淚珠，心裏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個站在他們這一邊幫助他們的人。

我和他們的友誼一直繼續着我離開成都的時候。不過自從我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以後我就很少有時間在門房和馬房裏面玩了。接着我又參加了社會運動。

廚房裏很早我就不進去了。因為我不高興看謝廚子和女傭們調情（他後來就和祖父的一個女傭結了婚，那女人原是一個寡婦，）而且謝廚子仗着祖父喜歡他，常常拿出威勢欺凌別人，也很使我不高興他，雖然我從前和他很好，常常看他做菜做點心。

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討厭「上人」中間實行的種種虛偽的禮儀和應酬。常常家裏有女客來要我去吃飯，我就在門房裏躲起來。有兩次在除夕裏全家的人在堂屋裏敬神，我却躲在污穢寒冷的馬房裏轎夫的破床上。那裏沒有人，沒有燈，外面有許多人在叫我，我不應。我默默地聽着爆竹聲響了又止了，再過一會我纔跑出來回到自己的房間去。這

時候我的膽量已經變大了。

家裏平日敬神的時候，我也曾設法躲開。我爲了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我始終要顯自己的意思做。如今我想起來，這也許是對於禮儀的一種消極的反抗罷。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個合作辦了一份小說雜誌，名稱似乎就是「十日」，「一個月出三本，每本用複寫紙印了五六份。

我是這雜誌的第一個訂閱者。大哥允許把他的一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說在雜誌的第一期上面發表了，所以他們也送他一份，還有一個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們家裏大哥是第一個寫小說的人。他的小說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舊句開始的；奉表哥的小說是以「杏花餘處，一角紅樓」的句子開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諸如此類的公式文章。把「女郎」兩個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說。小說的結局離不掉情死，後面還有一封情人的絕命書。

我對於十日雜誌上的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說感不到大的興味。而且我親眼看見他們寫小說時分明擺了好幾本書在抄襲，這些書有尺牘，有文選，有筆記，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說和雜誌。小說裏每段描寫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從尺牘或文選上面抄來的。他們寫小說並不費一點力。

不過對於那三個創辦雜誌的人的抄錄，裝訂，繪圖的種種苦心我却是很佩服的。這雜誌出版了三個月，我只花了九個銅元的訂閱費，就得了厚厚的九本書。

象。
民國六年春天戎都發生了第一次的巷戰。在七天的巷戰中我看見了種種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這時候二叔的兩個兒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著喉症死了。我在幾天的功夫失掉了兩個同伴。

他們本來可以不死的，但因為街上斷絕了行人，請不到醫生來診治，只得讓他們躺在家裏，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後來兩個驕夫背着他們跨過戰壕，冒着槍林彈雨趕到醫院

時，他們已是奄奄一息了。

戰爭剛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們的病還沒有好，父親就病死了。

父親也是最愛我的。他平時常常帶着我一個人到外面去玩。就在他病中他聽說我的病好得多了，他要看我，便叫我到他的房裏去。

我到了床前，跪在踏腳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臉，叫了一聲「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撫摩我的頭。「我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拚命叫『羅嫂！羅嫂！』你要常常來看我呀！」羅嫂是在我們病中照料我們的那個老女傭。

父親微笑了，眼裏却有淚珠在發亮。

「好，你回去休息罷。」過了半晌父親這樣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親就去世了。當他第一次醒過去的時候，我們圍在床前哭喚他。他居然慢慢兒醒了轉來。我們以為他不會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鐘光景他又開始在床上抽氣了。我們看着他一秒鐘一秒鐘地死下去。

於是我的環境馬上就改變了。好像發生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劇變。

滿屋子都是哭聲。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間裏，望着黯淡的清油燈光落淚。大哥忽然跑進來，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說：「三弟，四弟，我們……如今……沒有……父親……了……」

我們弟兄三個抱頭大哭起來。

自從父親討了繼母進來以後我們就搬到左邊廂房裏住。後來祖父吩咐把我們緊隔壁的那間停過母親靈柩的簽押房裝修好，做了大哥結婚時的新房。大哥和嫂嫂就住在我們的隔壁。

這時候嫂嫂在隔壁聽見了我們的哭聲，便過來勸慰大哥。他們夫婦低着頭慢慢地出去了。

埋葬了父親以後我心裏更空虛了。我常常躑躅在街頭，我總覺得父親是在我的前面，彷彿我還是依依地跟着父親走路，因為父親平時不大喜歡乘轎，常常帶了我在街上慢步閒走的。

但是一走到擁擠的街心，和來往的人爭路時，我纔明白我是孤另另的一個人。

從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夠有一個的父親，而且在我們弟兄中間我又是一個最蒙着他

的愛的孩子。

父親死後成都又發生了一次更更厲害的巷戰。結果全城的房屋被燒燬了一半。我們受了更大的驚惶，却還沒有什麼物質上的損失。

我們自然有飯吃，不過缺少了蔬菜。

在馬房裏轎夫們喝着燒酒嚼着乾鍋魁（大餅）來充塞肚裏的饑餓，那情景是有些悲慘的。槍炮聲，火光，流血，殺人，以及種種酷殘的景象。而且我們被迫着時時在死的邊沿上盤旋。……………

巷戰不久就停止了。然而從這時候起時局就永遠繼續着混亂下去。那軍閥割據的局面到現在還沒有打破。

我的生活比較變得憂鬱起來。我便把全個心放到書本上去，想從那裏得一些安慰。

三哥已經進了中學，但父親一死，我的進中學的希望便斷絕了。祖父從來就不贊成送子弟進學校讀書。現在又沒有人出來給我幫忙。

我便自動地跟着香表哥開始讀英文。每天晚上他到我家裏來教我，不要一點酬報，這樣繼續了三年。他還教我知道一點各種科學的根底，直到祖父死後我和三哥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時候。

香表哥是一個極真摯極聰明的青年。當時像他那樣的學識在我們親戚中間已經算是很難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縛了他，使他至今還在生活負但下面不斷地發出絕望的呻吟，浪費地犧牲了他的有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滿了感激。對於我的智力的最初發展有幫助的兩個人中的一個就是他。還有一個是大哥，大哥買了不少的新書報，使我能夠貪婪地讀完了牠們。而且我能夠和三哥一塊兒離開成都到上海，以及後來我能夠一個人到法國去讀書，大半是靠着他的力量。雖爲着到法國的事情我和他曾經起了大的爭執，但他終於順從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裏永埋着對於這兩個人的深的感激。我本來是一個愚笨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沒有他們的幫助，也許我至今還是一個愚笨的，孤僻的孩子罷。

父親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漸漸變得苦痛了。他的死彷彿給我撥開了另一隻眼睛，使我

看清楚了這個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個面目。

對於我這個富裕的大家庭變成了一個專制的大王國。在和平的，愛的表面下我看見了仇恨的傾軋和鬥爭；同時在我的渴望着自由發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壓迫」像一個沈重的石塊重重地壓着。

我的身子被縛得太緊了。我不能夠動彈。我不能夠擡掉肩上的重壓。我就把全部時間用來讀書。而書本却蠶食了我的健康。

我的身體一天天地瘦弱起來。在父親死後的第二年我就常常被病魔纏繞着了。

這年秋天我進了青年會的英文補習學校。這是得了祖父的許可的，因為祖父聽見人說學了英文可以考進郵局做事，而郵局裏的位置在軍閥割據的局勢下的成都市面上算是比較優越的；薪水是現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穩固，不會因政變而動搖。我的一個舅父就在那裏面佔着一個很高的位置，被許多人羨慕着。

我在青年會裏上了一個月的課就生了三次病。祖父便不許我再去了。他並且不許我出街，只教我在家裏靜養。同時他又叫香表哥在家裏正式地教我讀英文，這一次由於祖父的吩

咐，便送了月薪給香表哥。但這月薪是很小的數目。

祖父的這舉動原是爲了關心我的健康。這半年來不知道怎樣他突然變得非常地愛我了，他因爲聽人說牛奶很養人，便自己出錢給我訂了一份牛奶，他還時時給我一些東西，或者把我叫到他的房裏去溫和地談一些做人處世的話。甚至在他臨死前的發狂的一個月中間他也時常把我叫去，站在他的床前。我們彼此對望着，他的黑瘦的老臉上露了微笑，眼裏却淌出了眼淚。

以前在我們祖孫兩個中間並沒有什麼感情存在着。我不會愛過祖父。我只懼怕他；而且有時候我還把他當作專制壓迫的代表而憎恨過。我們有幾次在一處談話竟不像祖父和孫兒，而像兩個仇敵。

但是在這半年裏不知道怎樣，好像一個奇蹟突然從天上落下來一般，我們兩個居然近於互相瞭解了。

然而時間是怎麼短！在這年的最後的一日我就失掉了他。我的悲哀自然是很大的，因爲我們兩個永遠沒有了相互瞭解的機會，而我也就第三次失掉曾經熱烈地愛過我的人。

新年中別的家庭裏充滿了喜悅，爆竹聲挨門挨戶地響起來。然而在衆人的歡樂中我們一家人却匍匐在靈前哀哀地哭着死了的祖父。

這悲哀一半是虛假的，因為在祖父死後一個多星期的光景，叔父們就在他的房間裏開會處分了他的東西，而且後來他們又在他的靈前發生過幾次的爭吵。

可惜祖父不能夠有知覺了，不然他對於所謂「五世同堂」的好夢也會感到幻滅罷。我想他的病中的發狂決不是沒有一點原因的。

祖父是一個能幹的人。他繼續着曾祖造就了這一份家業，做了多年的官以後退休下來，廣置了田產，修建了房屋，蒐羅了不少的書畫古玩，結了兩次婚，討了兩個姨太太，生了這許多兒女，還見了重孫（大哥的兒子），但結果他把兒子們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敵，在家庭裏種下了長久的鬥爭的根源，而自己却依舊免不掉發狂地死在孤獨裏。沒有人真正愛他，沒有人真正瞭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變得愈加黑暗了。新的專制壓迫的代表起來代替了祖父，繼續着拿傳統的觀念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敵」的幾房人團結在一起，企圖在二十世紀中維持着封建

時代的生活方式。結果產生了更多的鬥爭和傾軋，造成了更多的悲劇，而裂痕依舊是一天天地增加着，一直到最後完全崩潰的一天。

祖父像一個舊家庭制度的最後的圓光那樣地消滅了。對於他的死我並沒有大的遺憾。雖然我在悲悼失掉了一個愛我的人，但同時我也慶幸我獲得了自由。從這天起在家裏再沒有一個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動了。

祖父死後半年光景在暑假我和二哥就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在那裏接連讀了兩年半的書。在那學校裏因為我沒有中學畢業文憑，後來就改成了旁聽生，被剝奪去了獲得畢業文憑的權利。誰知道這事情竟幫助我打動了繼母和大哥的心，使他們同意我拋棄了那裏的學業到上海去。

民國十二年春天在槍林彈雨中逃出了性命以後，我和二哥兩個就離開了成都的家庭。大哥把我們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淚別了我們。那時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幾年來我的家庭生活，我對於那個被遺留下的舊家庭就沒有一點留戀的感情。我離開舊家庭不過像揮掉一個可怕的陰影。我的悲哀只是因為還有幾個我所愛的人在那裏面呻吟憔悴地等着那

些舊的傳統觀念來宰割。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我已經用眼淚埋葬過了不少的屍體，那些都是必要的犧牲，完全是被腐舊的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的一時的任性殺死的。

一個理想在前面迷着我的眼睛，我懷着一個大的勇氣離開了我住過十二年的成都。

那時候我已經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而且參加了社會運動，創辦了新刊物，並且在那刊物上寫了下面的兩個短句作為我的生活的目標了：

「奮鬥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進。」

（選自巴金自傳）

做大哥的人

父親死後我們的富裕的大家庭對於我就變成了一個專制的王國。我在那裏面還沒有被黑暗驅使到絕望發狂的地步，那只是因為有幾個愛我的人多少給了我一些安慰，一些溫暖，一些光明。大哥便是其中的一個，而且是最愛我的一個。

大哥雖然和我是同一個母親所生，而且同住了一個家庭裏，可是他的環境却和我的不同。這只因為他是我們的大哥，而且在這大家庭又是長房的長孫。他的不幸的遭遇，就由這個而發生了。

他生來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聰慧，在家裏得着父親和母親的鍾愛，在書房裏又得着教讀先生的讚美。看見他的人都說他以後會有很大的成就。母親也很得意地慶幸着有了這樣的一個「甯馨兒」。

他在愛的環境裏逐漸長成。我們同到成都後他過着一個被鍾愛着孩子的生活。辛亥革命發生，在緊張的時局中，他開始跟着三叔的兩個錄事學習了武藝。父親把一生未實現的遠大

的希望就放在他的身上，想使他做一個「文武全才」的人，後來又送了他進中學。

每天早晨天還沒有大亮，大哥便起來，穿着一身短打，在大廳上或天井裏練習打拳使刀。他從兩個鏢客那裏學到了他們的全套的技術。當一個春天的黃昏他在衆人的目光下舞動兩把短刀時，那兩道白光連接成了一根柔軟的絲帶，蛛網一般地掩蓋着他的身子，像一顆大的白珠子在池上滾動，那種活潑的姿態甚至獲得了嚴厲的祖父的讚美，還不說那些胞姊，堂姊和表姊。

在中學裏大哥是一個成績最優良的學生，四年課程修滿畢業時他又是名列第一。他得到畢業文憑歸來的那一天，姊姊們聚集在他的房裏慶祝他的前途。他們有着一個歡樂的聚會。那時也很喜歡研究理化，滿心希望着畢業後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學裏繼續着他的研究，以後再到德國去留學。他的腦裏充滿了許多美麗的幻想。

然而不到幾天這幻想就被父親給他打破了，非常殘酷地打破了。因為父親給他訂了婚，叫他娶親了。

這事情他早也知道一點，但料不到父親就這樣迅速地給他安排好了一切。在這事情上父

親似乎完全不體貼他，而新來的繼母更不能知道他的心思。

他本也有一個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間似乎發生了一種東方式的潛伏的愛情。那個姑娘就是的一個表姊，我們都愛她，都希望着他能夠和她結婚。然而父親却給他另外選了一個家姑娘。

這選擇的方法也是很奇怪的。當時來給大哥做媒的人很有幾個，却被父親淘汰到只剩了兩家。因為在這兩個姑娘中間父親不能夠決定究竟哪一個更適宜做他的媳婦，而且兩家有着相等的門第，請來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樣地大，於是父親便把兩家的姓寫在兩方小紅紙塊上面，揉成了兩個紙團，捏在手裏，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誠心禱告了一番，然後隨意拈起了一個紙團。父親拈了一個「×」字，而另外一個毛家的姑娘就這樣地被淘汰了。（據說母親在時曾經向表姊的母親提過親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經受夠了親上加親的苦，不願意讓女兒再來受一次，」這理由拒絕了，這是三哥後來告訴我的。而拈團的結果却是我親眼所見。）大哥對於這事情沒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他不向父親提起他的升學的志願，也不向父親說起他的潛伏的愛情。

於是嫂嫂進門來了。祖父和父親爲着哥哥的結婚特別在家裏演戲慶祝。結婚的儀式自然不是簡單的。他自己也在演戲，他一連演了三天的戲。在這些日子裏他被人愛着像一個寶貝；被人玩弄着像一個傀儡。他似乎有一點快樂，又有一點興奮。

他結了婚，祖父有一孫媳，父親有了媳婦，我們有了嫂嫂，許多別的人也有了短時間的笑樂。但他自己也並不是一無所得。他得了一個體貼他的溫柔的姑娘。她年青，她讀過書，她會做詩，她會繪畫，他滿意了。在短時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會料想到的種種樂趣。在短時期中他忘掉了他的前程，忘掉了升學的志願。他陶醉在這一個少女的溫柔的撫愛裏。他臉上常常帶着笑容，而且整日地躲在房裏陪伴他的新娘。

他這樣和平地過了兩三個月。一個晚上父親把他喚到面前吩咐道：「你現在娶了親，房中添出許多用錢的地方，可是我這兩年來入不敷出，我又沒有多餘的錢給你們用，只好替你找個事情混混時間，你們的零用錢也會多一點。」

父親含着眼淚溫和地說下去，他不停地答應着，沒有說一句別的話，好像這就是他的志願。可是回到房裏他却倒在床上傷心地哭了一場。他知道一切都完結了！

這樣地一個還沒有滿二十歲的青年就走進了社會，沒有一點處世的經驗，就像划了一隻獨木舟駛進了大海，等着受狂風大浪的顛播。

在這些時候他忍着一切，他沒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二十四元。這二十四個銀元就把他的前程完全毀掉了。

然而那災禍還不會到了止境。於是在一年以後父親就死去了，把我們這一房的責任放在他的肩上。上面有一個繼母，下面有幾個弟妹。

他埋葬了父親後就平靜地把這個担子放在他的肩上，勉強學着一個上了年紀的人那樣來處理一切。經濟方面自然是由祖父供給，（這樣我們大家庭裏就實行了第一次的分家，我們這一房除了父親自己購置的四十畝田外從祖父那裏分到了兩百畝田。）不要他去審判。然而其他各房的壓迫，仇視，陷害，和暗鬥，却要他來承擔，來應付。他是一個不知道反抗的人。所以他永遠平靜地忍受了一切，不管這壓迫，仇視，陷害和暗鬥是愈來愈加厲害。他只有一個念頭：犧牲自己以求得暫時的平靜生活。

後來他的第一個兒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見了重孫，自然非常高興。而他自己也感到

了莫大的快樂。這兒子是他的親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養他，把他的被斷送了的前程拿來在他的兒子的身上實現。

他的兒子一天天長大起來，是一個非常聰明可愛的孩子，得着了我們大家的喜愛。

接着五四運動發生了，他和我一樣也受了新思想的洗禮。我們都貪婪地讀着一切新的書報，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見解却比較地溫和得多。他贊成劉半農的「作揖哲學」和託爾斯太的「無抵抗主義」。他把這理論拿來和我們的家庭的現實環境結合起來。

他一方面信服着新的理論，一方面依舊順應着舊的環境生活下去，自己並不覺得矛盾。順應環境的結果，就使他逐漸變成了一個有着兩重人格的人。在舊社會，舊家庭裏他是一個暮氣十足的少爺，而在他和我們一塊兒談話的時候，他又是一個新青年了。這種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夠了解的，我們因此常常責備他。我們不但責備他，並且還時常在家裏做出帶着反抗性的新的舉動，使祖父的責備和各房的壓迫，仇視，陷害和暗鬥叢集在他的身上。

祖父死後大家庭的黑暗變得更加可怕了。他因為做了承重孫（聽說他曾經被一個嬸娘暗地喚着「承重老爺」）便更加做了明槍暗箭的目標。他犧牲了一切想去討好別人，也沒有

用處，同時我和三哥的帶着反抗性的言行又給他招來了更多的煩惱。

我和三哥是不肯屈服的。我們不肯敷衍別人，我們不肯犧牲自己的主張，我們對着家裏的一切不義行為都要發出攻擊的言論，因此常常得罪了叔父和孀娘，他們沒有方法對付我們，因為我們已經否定了他們的威權。於是他們便在大哥身上出氣，壓迫大哥，要他使我們對他們屈服。自然這也是沒有用的，可是大哥的處境就變得更加困難了。他不能夠袒護我們，而我們又不能夠諒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個孀娘，她誣我打傷了她的獨子的面部，而事實上我親眼看見是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的堂弟打傷的。她牽着那堂弟就去和繼母大哥爭鬧。大哥要我向她賠禮認罪，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裏去求一個判斷，但我根本不承認二叔的威權。結果是他自己代我賠了禮認罪，而且還受了二叔的申斥，後來到我的房裏來對我哭訴了好幾個鐘頭，惹得我也淌了眼淚。但我依舊不肯答應他以後改變我的這種態度。

像這樣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個人都平靜地代我們承擔下去了。他的心是很苦的，而我們却不能夠諒解他。我們說他的犧牲只是一個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話也並沒有錯，因

爲即使沒有他在前面代我們承擔這一切，叔父和嬸娘也無法加害到我們的身上來。

然而另一個更大的打擊又來到了他的頭上。那個聰明可愛的孩子還不到四歲，在一個夏季的中午就以腦膜炎這病症突然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斷絕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漸漸地他開始發狂起來，自然並沒有什麼厲害的表現，但是他的內心的痛苦已經是深到使他不能夠再過着平靜的生活了。

於是他幫忙我們實現了我們的志願，（二叔也幫了一點忙，說句公平的話，二叔後來對待大哥和我們還算是親切的。）讓我們離開成都，後來又讓我單獨離開中國。他希望我們在幾年後學得一種專門職業就回到成都去「興家立業」。但是我和三哥兩個都違背了他的志願。我們兩個一出來就沒有回去過。尤其是我，不但不進工科大學，反而爲着到法國的事情寫過兩三封信去和他爭論，以後更走了與他的希望相反的道路。不僅他對我絕了望，而且成都的親戚們還常常拿我來做壞子弟的榜樣，叫年青人不要學我。

我從法國回來的那一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時三哥在北平，沒有來和他會見。我們分別了六年如今却又有機會在一起談笑了，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我們談了別後的許多事情，談到三

姊的慘死，談到二叔的死，談到家庭間的種種怪現象，我們弟兄的友愛並沒有減少，但思想的相差却比從前愈加顯著了。他完全變成了一個舊社會中的誠實的紳士。我們彼此是不能夠了解的。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個月。那分別的情景是很悲慘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那時他已經是淚痕滿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說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進了艙去開了箱子，拿出一張留聲唱片給我，一面抽咽地說：「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一張G. F. 女士唱的「Sonny Boy」，兩個星期前我替他在謀得利洋行買的。他知道我喜歡聽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牠拿出來送給我。然而我知道他也是同樣地愛聽牠。這時候我很不願意把他所愛的東西從他的手裏奪了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經有許多許多次違抗過他的意志了，這一次我不願意在分別的時候再違反他的意思。表弟們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過了唱片。我那時的心情是不能夠用話語表示出來的。

我和表弟們坐上了划子，讓黃浦江的風浪顛播着我。我看着下灘一帶的燈火，我記起了我是怎樣地送別了我所愛的一個人，我的心開始痛楚起來，我的這許久不常哭泣的眼裏竟淌

下了淚珠。

回到成都他寫了幾封信給我，後來他還寫過一封訴苦的信。他說他會自殺，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也就會明白一切的。但是他始終未說出是因了什麼緣故。所以我並不相信他的話。

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個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藥斷送了他的青年的生命。兩個月以後我纔接到了他的二十幾頁的遺書。在那上面我讀着這樣的話：

「無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為投機事業雖險，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敗，全是因為本錢借貸來的，要受着時間和大利的影響。現在我們自己的錢存在銀行裏一樣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錢來做，一則利息也輕，二則不受時間影響。用自己的錢來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陸續把存放的款子提取出來作貼現之用，每月可收一百幾十元。做了幾月很是順利，於是我就更放心大胆地做去了。……誰知年底一病就把我毀了（因為好幾家銀行倒閉。）等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們的養命的根源已經化成了水。既是

這樣，有什麼話說。所以我生日那天請大家看戲後就想自殺，但是我又實在捨不得家裏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現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別人騙錢來用。算了罷，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騙人呢！……我死之後不用什麼埋葬，隨便分屍也可，或者聽野獸吃也可，因我應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從重對我之屍體加以處罰……」

這就是大哥自殺的動機了。他大概是爲了顧全紳士的面子而死的罷，還是爲着不能夠忍受未來的更苦痛的生活，這一層我雖然熟讀了他的遺書，被裏面的一些極其淒慘的話語割着心痛，但我依舊不能夠了解。我只知道他是不願意死的，他是不必死的。我知道他寫了三次遺書，又二次把牠毀了。甚至在第四次的遺書裏他還不自覺地喊着「我不願意死」。然而他終於像一個誠實的紳士那樣吞食了自己摘下的苦果而死了。結果他在那般虛偽的紳士眼前喪失了面子，而且把更苦痛的生活留給他所愛的妻和五個兒女（其中有四個是我未見過的人）甚至我們的叔父孀孀們也不肯放過他，在他死後還時時到他家裏逼着討他前的債項，至於別人欠他的債，那就等於「付之東流」了。

大哥終於做了一個不必要的犧牲而去世了。他的一生完全是爲着敷衍別人，任人播弄。自己知道已經快逼近了深淵，却依舊跟着那個垂死的舊家庭一天天陷落下地獄去，終於到了完全陷落的那一天，便不得不像一個誠實的紳士那樣拿毒藥來做他的唯一的拯救了。

他被舊的傳統觀念毒害了一生，不能夠自拔出來。實際上他是被殺而死的。但這也是由他自取。在整個舊制度大崩潰的前夕對於他的死我不能夠有什麼遺憾。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慘的一生，一想到他對我所做過的一切，一想到我所給他的種種苦痛，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是喪失了最後的一個愛我的人。

（選自巴金自傳）

我的幼年

窗外落着大雨，屋簷上的水槽早壞了，這些時候都沒有修理過，雨水就沿着窗戶從縫隙浸入房裏，又從窗台流到了地板上。

我的書桌的一端正靠在窗台下面，一部分的雨水就滴在書桌上，把堆在那一角的書籍，稿件，信函全打濕了。

我已經躺在床上，聽見水滴的聲音纔慌忙地爬起來，扭燃電燈。呵，地板上積了那麼一大灘水。我一個人吃力地把書桌移開，使牠離窗台遠一點。又搬開了那些水濕的書籍。這時候無意間我發見了你的信函。

你那整齊的字跡和信封上的香港郵票吸引住了我的眼光。我拿起信封抽出了那四張西式信箋。我纔記起四個月以前我在怎樣的心情下收到你的來信。我那時沒有寫什麼話，就把你的信放在書堆裏，以後也就忘記了牠。直到今天，在這樣的一個雨夜，你的信函又突然地在我的眼前出現了。朋友，你想，這時候我還能夠把牠放在一邊而自己安靜地躺回到床上閉着

眼睛睡覺嗎？

「爲了這書，我會在黑暗中走了九英里的路，而且還經過三個冷僻荒涼的墓場。那是在去年九月二十三夜，我去香港，無意中見到這書，便把袋中僅有的錢拿來買了。這錢我原本算留來坐 Bus 回鴨巴甸的。」

在你的信函裏面我讀到這樣的話。牠們在四個月以前會那麼深地感動了我。就在今天我第二次讀到牠們，我還彷彿跟着你在黑暗中走路，走過那些荒涼的墓場。你得把我看做你的一個同伴，因為我是一個和你一樣的人，而且我也有過和這類似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我確實有的太多了。從你的話裏我看到了一個時期的我的面影。年光在我的面前倒流過去。你的話使我又沈落在一些回憶裏面了。

你說，你希望能夠更深切地了解我。你奇怪是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的？朋友，這並不是什麼可驚奇的事，因為我一生過的是「極平凡的生活。」我說過，我生在一個古舊的家庭裏，有將近二十個的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僕人。但這樣簡單的話是不夠的。我說過我從小就愛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間長大的。但這樣簡單的話也

還是不夠的。我寫出過一部分的回憶，但我同時也埋葬了另一部分的回憶。我應該寫出的還有許多許多的事情。

是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的？我常常拿這問題去問我自己。當我這樣問的時候，最先在我的頭腦裏浮動的就是一個「愛」字。父母的愛，骨肉的愛，人間的愛，家庭生活的溫暖。我的確是一個被人愛着的孩子。在那時候一院公館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愛着一切的生靈，我討好所有的人。我願意揩乾每張臉下的眼淚；我希望着見幸福的微笑掛在每個人的嘴邊。

然而死在我的面前走過了。我的母親閉着眼睛讓人家把她封在棺材裏，從此我的生活裏就缺少了一件東西，父親的房間突然變得空闊了，我常常在幾間屋子裏跑進跑出，喚着「媽」這個字。我的聲音白白地被寂寞吞食了，牆壁上母親的照片也不看我一眼。死第一次在我的心下投了陰影。我開始含糊地瞭解恐怖和悲痛的意義了。

我漸漸地變成了一個愛思想的孩子。但孩子的心究竟容易忘記。我不會整天垂淚的。我依舊帶笑帶吵地過着日子。孩子的心就像一隻羽毛剛剛長成的鳥兒，她要飛，飛，只想飛往

廣闊的天空去。

幼稚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鳥兒懷着熱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飛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鐵絲網落了下來。我這時纔知道，我並不是在一個自由的天空下面，我被關在一個鐵絲籠裏，家庭如今換了一個面目，牠就是阻礙我飛翔的囚籠。

然而孩子的心是不怕碰壁的。牠不知道絕望，牠不知道困難。一次做失敗的事情，還要接二連三地重做。鐵絲的堅硬並不能夠毀滅鳥兒的雄心，但經過幾次的碰壁以後，連和平的孩子也知道反抗了。

同時在狹隘的馬房裏，我躺在那些病弱的轎夫的烟燈旁邊，聽他們敘述悲痛的經歷，或者在寒冷的門房裏，傍着黯淡的清油燈光聽衰老的僕人絕望地訴他們的胸懷。那些沒有希望只是苦刑般地生活着的人的故事，在我的心上投擲了第二個陰影。而且我的眼睛還看得見周圍的一切。一個抽大烟的僕人周貴偷了祖父的字畫被趕出去做了乞丐，每達過年過節，偷偷地跑來，躲在公館門前石獅子旁邊，等着機會去央求一個從前的同事回替主人討點賞錢，後來終於凍餒地死在街頭。另一個老僕人袁成在外而烟館被警察接連促去兩次，關了好幾天

纜放出來，不久就死在門房裏。我看見他的瘦得像一捆柴的身子躺在大門外石板上，被一張破蓆子掩蓋着。一個老轎夫出去在斜對面一個親戚的家裏做着門人，因為被人誣陷偷竊東西，在一個冬天的晚上用了一根褲帶吊死在大門裏面。當這一切在我的眼前發生的時候，我含着眼淚，心裏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說我不要做一個少爺，我要做一個站在他們一邊，幫忙他們的人。

反抗的思想鼓舞着這隻不知天高地厚的幼稚的鳥兒用力往上飛，要衝破那鐵絲網。但鐵絲網並不是那軟弱的翅膀所能夠衝破的。碰壁的次数愈多了。這其間我失掉了第二個愛我的人——父親。

我悲痛我的這不能補償的損失，但我的生活使我沒有時間來專為個人的損失悲哀了。因為這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變成了一個專制的王國。仇恨的傾軋和鬥爭掀開和平的表面而爆發。勢力代替了公道。許多可愛的青年的生命在虛偽的禮教的囚牢裏掙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於滅亡。這都是不必要的犧牲，然而我站起旁邊却不能夠做一點救助的事情。同時在我的渴望發展青年的靈魂上，過去的傳統和長輩的威權像一塊磐石沈重地壓下來，

「憎恨」的苗於是在我的心上發芽生葉了。接著「愛」來的就是這個「恨」字。

年青的靈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運的。我開始覺得這社會組織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們是不是能夠來改造牠，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點。但是別人並不了解我。我只好在書本裏去找我的朋友。

在這種環境中我的大哥漸漸地現出了瘋狂的傾向。我的房間離大廳很近，在靜夜，大廳裏的一點微弱的聲音我也可以聽見。大廳裏放着五六乘轎子。其中有一頂是大哥的。大哥這些時候常常一個人夜探跑到大廳裏坐到他的小轎子裏面去，慢慢兒用什麼東西打碎轎簾上的玻璃。我因為讀書，睡得很晚，這種聲音我不會錯過。我一聽見玻璃破碎聲，我的心就因苦痛和憤怒而扭曲起來。我不能夠再把心關在書上，我絕望地拿起筆在紙上塗寫一些憤怒的字眼，或者捏緊拳頭在桌上捶。

後來我得到了一本小冊子，就是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這是節譯本。）我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書！這裏面全是我想說而沒法說得清楚的話。牠們是多麼明顯，多麼合理，多麼雄辯。而且那種帶煽動性的筆調簡直要把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的心燒成灰了。我把這本小冊

子放在床頭，每夜都拿出來，用一顆顫抖的心讀完牠。讀了流淚，流過淚又笑。那書後面附印着一些警句，裏面有着這樣的一句話：「天下第一樂事，雪夜閉門讀禁書。」我覺得這是千真萬確的。從這時起，我纔明白地意識到正義的感覺。這正義感把我的愛和恨調和起來。

但不久，我就不能以「閉門讀禁書」為滿足了。我需要活動來發散我的熱情；需要事實來證實我的理想。我想做點事情，可是又不知道應該怎樣地開頭去做。沒有人引導我。我反覆地翻閱那本小冊子，作者的名字是真民，書下又沒有出版者的地址。不過給我這小冊子的人告訴我這是陳獨秀們主持的新青年社翻印的。我抄了那地址下來。這天晚上我鄭重地攤開信紙，懷着一顆戰慄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給陳獨秀寫信，這是我一生寫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靈都放在這裏面，我像一個謙卑的孩子，我想求他給我指一條路，我等着他來吩咐我怎樣獻出我個人的一切。

信發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著機會來犧牲，來發散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終沒有來。我並不抱怨別人，我想或者是我還不配做這種事情，然而我的心却並不會死掉，我依舊到處去找尋方法來準備犧牲。我看見上海報紙下載有贈送夜未央的廣告，我寄了

郵票去，在我的記憶還不會淡去時，書來了，是一個劇本。我形容不出來這書給我的激動。牠給我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這另一國度的一代青年爲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鬥爭裏找到了我的夢幻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終身的事業。

不久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實在自由錢第一集，那裏面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應該說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乾淨了。在這時候我纔有了明確的信仰。然而行動呢？這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而我的渴望也更加變得迫切了。

大概在兩月以後，我讀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刊，在那上面我看見一篇「適社的旨趣和組織大綱」，這篇文章是轉載的，這是一個秘密團體的宣言。那意見那組織正是我所朝夕夢想的。我讀完了牠，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無論如何不能夠安靜下去。兩種衝突的思想在我的頭腦裏爭鬥了一些時候。到夜深，我聽見大哥的脚步聲在大廳上響了，我不能自主地取了信紙攤在桌上，一面聽着玻璃打碎的聲音，一面寫着願意加入適社的信給那半月刊的編輯，要他給我介紹。

這信是第二天發出的，第三天回信就來了。一個姓章的編輯親自送了回信來，他約我在

一個指定的時間到他家裏去談話。我毫不遲疑地去了。在那裏我會見了三四個青年，他們談話的態度和我家裏的人完全不同。他們充滿着熱情，信仰和犧牲的決心。我把我的胸懷，我的苦痛，我的渴望完全吐露了給他們。作爲回答，他們給我友情，給我信賴，給我勇氣，而且對我解說了許多事情。他們把我當作一個熟識的朋友。從他們的話裏我知道通社是重慶的團體，但他們在這裏不久也會有一個類似的組織。他們答應將來讓我加入在他們中間，和他們一起工作。我告辭的時候他們給我幾本通社出版的宣傳冊子，並且還寫了信介紹我給那邊的負責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許不會是這麼簡單，這時候人對人也許不會這麼輕易地相信，然而在當時一切都是非常自然。我們絕對想不到別的許多事情。這小小的客廳簡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裏的兩小時的談話顯微了我的靈魂的黑暗。我好像一隻破爛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高揚起來，我帶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裏。懷着拜佛教徒朝山進香時的虔誠，我給通社的負責人寫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漸漸地改變了。我和那幾個青年結了親密的友誼。我做了那半月刊的同

人，後來也做了編輯。此外我們還組織了一個秘密的團體均社。我被人稱為「安那其主義者」，是從這時候起的。團體成立以後就來了工作。辦刊物，通訊，散傳單，印書，都是我們所能夠做的事情。我們有時候也開秘密會議，時間是夜裏，地點總是在僻靜的街道，參加會議的人並不多，但大家都是懷着嚴肅而緊張的心情赴會的。每次我一個人或者和一個朋友故意東灣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許多路，聽厭了單調的狗叫和樹葉飄動聲，以後走到作為會議地點的朋友的家，看見那些緊張的親切的面孔，我們相對微微一笑，那時候我的心真要從口腔裏跳了出來。我感動得幾乎不覺到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這一個陰暗的房間裏開放了花朵。

但這樣的會議是不常舉行的，一個月也不過召集兩三次。會議之後是工作。我們先後辦了幾種刊物，印了幾本小冊子。我們抄寫了許多地址，親手把刊物或小冊子一包捲起來，然後幾個人捧着牠們到郵局去寄發。五一節來到的時候，我們印了一種傳單，派定幾個人到各處去散發。那一天天氣很好，挾了一大捲傳單，在離我們公館很遠的一帶街巷裏走來走去，直到把牠們數發光了，又在一些街道上閒步一回，知道自己沒有被人跟着，纔放心地去到約

定集合的地方。每個人愉快地敘述各自的經驗。這一天我們就像在過節。又有一次我們爲了一件事情印了傳單攻擊當時統治省城的某軍閥。這傳單應該貼在各大街的牆壁上。我分得一大捲傳單回家來。在夜裏我悄悄地叫了一個小夥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他拿着一碗漿糊，我挾了一捲傳單，我們看見牆上有空白的地方就把傳單貼上去。沒有人干涉我們。有幾次我們貼完傳單走開了，回頭看時，一兩個黑影站在那裏讀我們剛纔貼上去的東西。但我相信在夜裏他們要一字一字地讀完牠，並不是容易的事。

那半月刊是一種公開的刊物，社員比較多而複雜。但主持的仍是我們幾個。白天我們中間有的人要上學，有的人要做事，夜晚我們纔有空時間聚在一起。每天晚上我總要走過好些黑暗的街巷到那半月刊社去。那是在一個商場的樓上。我們四五個人到了那裏就忙着卸下鋪板，打掃房間，回答一些讀者的信件，辦理種種的雜事，等候着那些來借閱書報的人。因爲我們預備了一批新書報免費借給讀者。我們期待着忙碌的生活。我們甯願忙得透不過氣來。我們愉快地談論着各種各樣的事情。那個共同的犧牲的渴望把我們大家如此堅牢地縛了在一起。那時候我們只等着一個機會來交出我們個人的一切，相信着在這犧牲之後，理想的新世

界就會跟着明天的太陽一同升起來。這樣的幻夢固然太帶孩子氣，但這是多麼美麗的幻夢呵！

我就是這樣地開始了我的社會生活的。從這時起，我就把我的幼年深深地理葬了。……窗外刮起大風。關住的窗門突然大開了。一陣雨點跟着飄了進來。我面前的信箋上也濺了水。寫好的信箋被風吹起，散落在四處。我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雖然我還有許多話沒有向你吐露出來。我想我不久還有機會給你寫信，再來敘述那些未說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上面的話能不能夠幫助你多少更了解我一點。但我應該感謝你，因為你的信給我喚起了這許多可寶貴的回憶。那麼就讓這風把我的祝福帶給你罷。我現在也該躺一躺了。

(選自中流)

一篇真實的小說

我這一次在上海住下來，整整有一年了。我自己當初也沒有想到我會在上海任這麼長久。這一年裏我沒有去過別的地方，也沒有做過什麼不平凡的事情。在一張小報上有人說我

的「生活平凡普通到了極點」，他這話說得十分肯定，好像他知道我自己知道得還更清楚，使得我自己也不敢在這裏辯解了。但是靠了這種平凡的生活，我得以認識了生活在不同的圈子裏的許多人，看見了各種各樣的面孔，知道了不少平凡或不平凡的事情。（縱然我自己住的是上海的一個狹小的亭子間，而我的朋友却把我帶到各種複雜的生活裏面去了，）這些都可以作為創作的題材的，然而我什麼也沒有寫。因為我對於生活本身多一番興味，對創作本身就少一番興味了。不知怎樣我會觸犯了那位最先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的理論家，他在一封私人的通信裏攻擊到我。他說到「西班牙安那其之反動破壞聯合戰線」，他要我來擔負這個責任。我好慚愧，這個重大的責任像我這樣渺小的人是不配來擔負的，雖然我把這也看作極其光榮的事情。關於西班牙我有許多話要說，但我的話在那位國防文學口號家的耳邊會變成一陣春風。我們都知道在西班牙目前正進行着一個血的鬥爭，而這鬥爭正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對於西班牙的前途和那鬥爭的成敗，我現在還不能夠說一句決定的話。但有一件事是很明顯的：在C. N. T.的旗幟下團結的一百三十餘萬工人不是拚着最後的一滴血在各處的前線上戰鬥嗎？在西班牙的鬥爭中「安那其」佔着一個極重要的地位，甚至莫斯科「赤星報」

的社論也公然承認的。然而我們的國防文學口號家輕輕一筆，就把那為人民陣線犧牲了的無數工人的血跡抹煞了。我自己並沒有破壞過聯合戰綫，而且我對國防文學也沒有發表過「污穢的，冷嘲的」理論，但那位理論家的信函却使我對他們所提倡的統一戰綫起了疑惑，而且感到可怕了。

那天下午我在一個朋友那裏看到了國防文學的理論家的信函，傍晚回到家中，心裏很不好受。我沒有扭開電燈，亭子間沈落在陰暗裏了，我坐在書桌前面，我癡呆似地望著那藍色的牆壁，我的眼睛漸漸地花了。牆上的雨蝕的痕跡變成了一幅歐洲的地圖。我的眼光先定在我住過的那一點上。但過後牠慢慢地往下面移。南歐——於是那被稱為「詩之國土」的西班牙就在我的眼前出現了。吸引着我的注意的尤其是加泰爾納一帶，因為那裏有着好些我所敬愛的朋友，雖然好幾年不和他們通消息了，但我的心却沒有一個時候忘記了他們。在這陰暗的亭子間裏我看見了西班牙鬥爭的全景。這生與死的鬥爭聯繫着一部分人類的命運。這的確是一場苦鬥，那勝敗是很難預料的。但是那裏沒有口號，沒有文字，沒有創作，有的只是血和力。那裏的人是拿自己的生命來維護他們所寶愛的理想，來維護他們的利益的。這一個認

識使我十分感動，但同時使我更加苦惱了。我自己彷彿成了一個垂死的人，極力睜開眼睛帶着羨慕的眼光去旁觀活人世界裏的活動。

樓梯上起了脚步声。掩着的門突然開了。「怎麼到這時候還不開燈？」一個朋友的熟習的聲音在這亭子間裏響起來。他就伸手去扭燃了電燈，房內立刻亮了。我好像做了一個大夢。

「你一個人坐在房裏不開燈，在想什麼？」朋友驚訝地問。

「我在想西班牙的事情，」我短短地答道。

「你還在做西班牙的夢嗎？」朋友問道。他讀過我三年前在廣州寫的一篇短文，知道我做過「西班牙的夢。」我從前會向他談過一些西班牙的事情，都是從到過那裏的朋友處聽來的。他如今也帶着關切的眼光在每日的報紙上去找尋西班牙的消息了。

「嗯，」我點頭應了一聲。

「幾千幾萬的人犧牲了。」他忽然呻吟似地叫了起來。

「也許還有更多的人來犧牲的。然而無論如何鬥爭是要繼續下去！」我不能忍受他這呻

吟似的聲音，就憤憤地答道。

「但是據報紙上的消息看來，說不定瑪德堡里很快就會陷落的，」朋友帶了恐懼地說。

「那麼就讓牠失陷罷。在一七九二年巴黎也幾乎失陷在布龍士威克公爵的復辟軍隊和普魯士的八萬大軍的手裏。但是後來結果怎樣了？歷史是不會騙人的。」我堅定地答道。

渣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在朋友的眼睛上抹了一層希望的光彩，牠們燦爛地笑了。他說：「好，我們等着看那壯劇罷。」

我們還談了一些話，朋友就告辭走了。臨去的時候他交了幾封信給我，一面說：「你的信。」

我的朋友的脚步聲漸漸地消去了。亭子間又落回在靜寂裏面。我依舊坐在書桌前，但這一次我並不去望那牆壁上雨蝕的痕跡了，我是在拆閱朋友給我帶來的信函，我拆開了第一封。三張半西式信箋上面佈滿了橫寫着的細小的字跡。是這樣的一封信：

××先生：

請相信我敬愛你的真情吧。我已是一個給人家笑話的癡傻的孩子了；……現在我冒昧

地，羞紅着不討人喜歡的臉龐，戰慄着稚嫩的心，滴滴着卑污的眼淚，一堆爛泥似地跪在你的面前……！我敬愛的先生，請你不要一脚踢開我，讓我抽噎着難聽的語言。

我今年十九歲，在六年以前，我在「工人子弟學校」畢業出來便很容易的鑽進這個工廠裏了，那職分的名義叫「藝徒」，直到現在我還是和初進去時一樣的一無所知，成天連夜的鏟鏟力，打榔頭，搬「生活」，錐紅鐵，粘黃火……沒有一件差事不是不用蠻勁的！我的身體已經有傷了，有的時候發作起來便疼痛，便咳嗽……現在我是瘦得很，不像一個苦力：先生，這樣的話是萬不該說的吧？然而這也是我知道得最清楚的：「我知道我不會活得久了……」可是我應該怎樣才「活他個痛快！」呢？

「我有一個苦難的媽媽，她老今年將近五十歲了：她老可以說是一個奴隸，一天人的日子」也沒過過來，雖然她老現在依然口口聲聲爲了我這個寶貝兒子啊。先生，在這裏也許成爲一個啞叭了，滿肚子的悽傷，對着你這樣慈善的人——我沒有一張會說話的嘴，爲我活動人的哀訴出來——這是多麼一樁苦痛的事呵。可是今天，我無論如何得說出來，請饒恕我凌亂無序。

這是一個沒落了的小資產階級的人家。那在外行商的老頭子當兒們尚未長成的時候便死去了，留下這兇毒的貴家小姐派頭的老太太，和兩個兒子，四個女兒。她們的生活便全倚靠着老太婆的媽家，媽家是開牛皮坊的，現在雖然喪敗了，也還有好多房產，當然那卑視萬般的氣勢依然存在的。可憐我媽，當二十三歲那年，在婆婆家裏受夠了苦了，等於一匹過累的老馬似的隨隨便便的就賣到這樣的人家裏來了；實際上媽不正是春華的年歲嗎？可是竟給人家那般苦刻的販賣了，據說只有三十塊大龍洋的代價呢！從此，媽的苦難便更加深痛了；她老不但容易偷回娘家走走，就連半夜裏暗暗地做一個回憶的夢也是多麼難得一個甜蜜的夢境啊！尤其是一年過了一年來，直到兒子長了這麼高，那罪惡，苦痛，依然像一把一把死鹽樣地堆塞到心頭來，媽不常常這樣說嗎：媽的心是給鹽塞實了，現在是連歎口氣也吃力了，我的兒呀！……做兒子的聽了心酸得也如同給鹽水澆了似的痛，歎不出一口氣來，也咽不下一口氣到肚裏，便這樣鬱悒苦惱着。

先生，說起沒有道理的事來真多呢。我的小心兒氣得幾乎粉碎了。其實也沒有多少可以驚奇的啊，這又算得什麼呢？——你的命運既然是註定了做別人的奴隸，那麼一個奴隸被人

壓迫了，侮辱了，打罵了，也是值得不平的嗎？我可憐的媽媽，便是這樣的了。她給我的叔叔侮辱了，一直到現在便等於強佔去了似的；竟認我媽媽是他那畜牲的妻子。我媽怎敢反抗這個少爺的脾氣呢？更可惡的是我的父親，他死抱着中庸道德，口口聲聲都說這樣的冤孽是註定了的，人力再也挽回不得。「忍讓吧，能忍自安」，他於是躲到江北鄉下弄兩個小孩子教書去了；他連半個字眼都沒有在他兄弟面前放出來干涉過；於是叔叔快活了。可是媽媽苦痛，有誰來同情呢？要知道媽處在那種森嚴的禮教之下是一個無大不大的罪人了啊！那兇毒的老太婆便如同一個教皇似的了，可是她對於她那惡魔的兒子從沒有一點責罰的意思，却統統把責罰加到媽一個人的身上；爲了要我媽服侍她們到土裏，她却不爽爽快快地給媽一個死刑，可憐媽便這樣一天跌一個新傷地生活着了。……

現在隣近的大街小巷，只要是熟識的人，差不多沒有一人不是不同情媽的了；人家都是這樣的勸慰她老：「嫂子，你底兒子也有這麼大了，你將來的福氣一定好！你快快不要憂愁！……」媽媽常常掛着希望的老淚這樣半吞半吐的對我說，我是她底「兒啊！」並且她老也常常這樣說，「兒啊，要不是有你，我早已尋死去了……」我就會想起媽生育我的苦辛

來，這真是一個很有名氣的故事呢！倘若問到任何一個鄰人都這樣興奮地告訴你：「那女人才可憐呀，天下少有的難產呀，整整十二天十二夜呀，人事不知，媽又窮，婆婆又兇呀，真是！……」那口氣彷彿憤慨的慶幸似地，我每一回憶地想像到那樣一個故事上去，再睜開眼來看媽媽的駝背和白髮，便麻木得像瘋狂一樣的難受了。我總是死命的咬起牙齒來，狠狠地詛咒：「媽呀，你死吧，你快些死吧！……」我一天一天巴望着她老快些死去，而她却總是淒涼的活着，並且有的時候她老這樣安慰我：「……我爛刀經打啣！我吃來苦，我有的活！……」她老還以為兒子在祝她康健啊！唉……

我本是想單獨出來亂鬧的，可是不死的媽媽究竟絆了我的腿；我的野心拼着媽那苦難的挽留，是多麼煩悶啊！但是我又這樣快活地想起來：把媽一同帶着出去闖不好嗎？……可是我竟茫茫地抓不定一個方向，我長大以來沒有出過門，我的膽子小到不可以形容。我聽說這世界盡是毒魔，我怕媽會跟着我遭受更大的苦難……先生，我便這樣心痛地了了着了。我低低地背誦着，握緊着拳頭：

「毀滅不了世界毀自己，造福不了人羣造災殃！」

可是我又這麼懦弱的啊，……我不敢十分相信自己，真的我就連一分力氣也沒有了，毀滅不了這世界的一角？我敬愛的先生，給我一個判決罷！我是毫不姑息的生命！媽媽嗎？我更不依戀她了，因為毀滅了的，正是她老的一個有能為好兒子啊！……

先生：你不討厭我嗎？我還有多少多少的話要說，然而我個用文字的力量已經疲倦了。

敬愛你的一個苦孩子

x x x x x x x x x x

我讀着，我反覆地讀着，我自己也被這簡單的信函所感動了。這不是一篇很好的小說麼？不，我不能夠這樣來稱呼一個真實的悲劇。這平凡的簡單樸實的敘述，比任何小說都更雄辯的。

西班牙的鬥爭失遠了，國防文學口號家的評語也消失了。響徹我這亭子間的是一個中國青年的呼號。

「我們整年整月辛苦地勞動着。我們的父親病死在監牢裏，我們的母親姊姊被毒污？我們的孩子在痛哭。而那般人呀，從我們那般人中間是找不出一個有良心的。」

我在我的一篇小說裏寫過這樣的話，我已經把牠們忘掉了，現在牠們却被誰當作一個控訴似地投到了我的面前來。我恐怖地定神往四面看。房裏只有靜寂。晚風翻著桌上攤開的信箋。牠們分明地擺在我的眼前。每一個細小的字沈重地打進我的眼裏。是一個青年從遠遠的地方投了這控訴來的。

我將怎樣來回答他呢？我們將怎樣回答他呢？文字嗎？我的小說能夠在這個青年的已受過，正受着，將受到的苦楚上添加些什麼呢？那般根據一條新聞寫成的「概念的作品」又能夠在這些苦楚上添加些什麼呢？

在各種刊物上，我們青年異口同聲的呼號過了。然而在刊物之外一部份青年又以更親切的調子發出了他們的呼聲。而且這呼聲是一天天更加響亮了。

「我知道我不會活得久了，可是我應該怎樣才活得痛快呢？」

「毀滅不了世界毀自己，造福不了人羣造災殃！」

一個人在絕望的心情中是會做出任何事情來的。倘使有一天這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的呼聲真的變成了行動，那將會是一個何等慘痛的悲劇呵！

我怎樣纔能夠向他伸出救援之手呢？他這個急切地需要着別人的幫助的人！

這樣反覆地想着，我腦裏依舊只有「文字」兩個字在打轉。到現在還想到文字！我真正成了不可救藥的人了。

我的頭腦脹痛起來，我沒精打彩地俯下頭去拆第二封信。

（轉載大公報）

我的路

朋友，想不到，我在大公報「雙十特刊」上發表的文章這麼快就得到了你的「響應」。你的短短的信函很使我感動。我應該感謝你，因為我的確需要一些在暗中監督我的朋友，何況現在寫這信來的又是我素來佩服的你。

的確我不應該用傷感的調子來敘述「我的故事」，我不應該用這麼軟弱的信來回答一個充滿着熱情和勇氣的孩子。我的那文章的結尾本來應該照下面的樣子寫的：

「你說：『我永遠忘不了從你那里得來的勇氣。』你又說：『你給了我生活的勇

氣。你給了我戰鬥的力量。」朋友，你把我過分地看重了。倘使你真的有了那勇氣，真的有了那力量，那麼應該說是社會把你磨練出來的。你這個陌生的「十幾歲的女孩子。」倒不是你說了正確的話：「去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高潮把我鼓舞起來，使我堅決地走上民族解放鬥爭的路途！在這半年的戰鬥中我得着不少的活知識與寶貴的經驗。我拋棄了個人主義的孤立狀態而走向集體的生活當中。我愛羣衆。我生活在他們中間。是的，我要把個人的幸福建築在勞苦大眾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青春獻給他們。」你看現在是你來給我勇氣使我寫出上面的那些經濟事情的。讓我來感謝你吧。」

但是我在匆忙中終於遺漏了那一段極其重要的話。今天我反覆地翻看新出版的大公報「特刊，」我倒爲這個重要的遺漏而感到苦惱了。

朋友，你知道我，我的文章全是在匆忙中寫成的。我常常連修改的餘裕也沒有，所以我往往不能夠把我的意見解釋明白，以致爲人誤解。最近居然有人在小報上大談我的「悲哀」了，據說我被認爲「永遠在黑暗中摸索，攏不到一線的光明。」而說這話的人却似乎是永遠生活在光明裏面的。

朋友，你不要驚奇，的確有人說過了那樣的話。不但這樣，連我自己前些時候也還在一封信函裏寫過：「有許多不認識的青年朋友寫過信給我，他們把我當作一個誠實的朋友看待，告訴我許多事情，甚至把他們的渴望，他們的苦惱也都告訴了我，但不幸的是我並不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因為話語是沒有力量的。……」在答另一個朋友的信裏我又說：「我不能夠給你指出一條明確的路叫你馬上去交出生命。」而且在「激流總序」裏我還明白地宣言：「我不是一個說教者，所以我不能夠明確地指出一條路來。……」

我說的確實都是真話，我的意思也不能說是十分隱晦的。但到了另一種人的耳邊眼底却成了另外一種意思了。他們從這里看出了我的絕望和悲哀。他們很有把握地說我不能夠給人指一條到光明的路，而且裝出「前進」和「革命」的派頭說我的作品只是少爺小姐的消遣品。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駁到了我。還有人在我的文章裏看出了許多流淚的地方，就斷定說我是一個找不到光明而終日悲哀的人。

朋友，你看，這還有什麼話可說！我不知道要怎樣才可以把文章寫得更明顯一點，使別人不會誤解我。你知道我並不是悲觀論者。固然我往往在文章裏提過流淚的事，而且我小

說的主人公也常常含着眼淚去貢獻種種的犧牲。但這樣的流淚不是絕望的哭泣。頭腦清明的人在絕望中是不會落淚的；只有小孩遇着悲痛的事情才放聲大哭。我知道許多人，他們在被感動的時候往往會淌出眼淚來。我自己看見了別人的慷慨的犧牲或任何大量的行為也會因為感激而下淚。在那種時候我一點也不絕望。我看見的倒是一線光明，而不是無邊黑暗。

我自己是有了一條路的，而且我始終相信着這一條路。這十多年來我看見了不少來來往往的行人。有的在路上一倒斃了，有的掉轉身子朝另外的方向走去。我自己從來不會走過一步回頭的路。我也會看見過不少的事情，我也會運用我的思維。倘使我永遠在黑暗中摸索，我決不會像這樣的活到現在。

歷史決不是騙人的東西。人類社會的演進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近百年來種種的進步很顯明地給我們指示了道路。道路是有的，而且很顯明的擺在我們的眼前。我還不會近視到把德國元首和意國首相看作世界的唯一救星的地步。我從不會讓霧迷了我的眼睛的。社會的進步有快有慢，這是事實：這進步有時明顯，有時却也潛伏不現。除非人類漸趨絕滅，或者

社會的演進停止，則我的路永不錯誤。因為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路，這是所有不願意做奴隸的人的路。這也是人類社會進化所必經的路。有人把路分為兩條：一條通向自由，一條向專制。但後一條並非必經的。我的確給人指示了一條通向自由的路，至於什麼時候纔能夠走到盡頭，那却不是我所能夠知道的了。但那條到自由的路不會在我的眼、中腦裏變成模糊，却是我可以斷言的。

我在兩三篇文章裏重複地用過「一個窒悶的暗夜壓在我們的頭上」一句話。這是事實。許多人都覺到的。自然那些愛說漂亮話信口亂讀別人的悲異的人會把黑暗當作光明，將一條窄巷看為康莊大道，向專制的路上去找自由。在封建的空氣裏做侈說解放的夢，寫勢則文壇消息便自誇為服務了勞苦大眾。但我們不去管他們。社會必然會掀開他們而逕自走牠的發展的道路。漂亮的話是經不了時間磨洗的。時間猶如一面鏡子，牠可以顯出許多人的原形。真的，在今天誰還可以捏起筆，大言不慚地對所有的人說：「我面前就是那條唯一的到光明去的路。你們都跟我來」呢？

我固然沒有這樣做過，我沒有這胆量。我的良心不許我這樣做。說一句話並不是困難的

事情。但重要的却在知道這樣的話會生出什麼樣的影響。在我的全部作品裏有一個共同的東西，那就是我的路。事實上我的確把路放在讀者的眼前的。我對一些青年朋友說，我不能給他們指出一條明確的路。這只是半句話，下半句的意義更是重要。主要點乃在不願叫他們「馬上交出生命」或者去貢獻苛酷的犧牲。

我自己說得很明白：「從這里走到那黎明的將來，這其間是需要着許多許多人的犧牲做代價的。」我又說過：「把個體的生命連繫在羣體的生命上，在社會發展繁榮的進程中決沒有個人的滅亡。」在這時代是沒有個人的出路的。要整個社會，民族，人類走上了康莊大道以後，個人的一切問題纔能夠得着適當的解決。我說過社會的進步不會停止，牠永遠沿着曲折的路走向光明。但我們可以推動牠，在可能範圍內使牠早日達到目標。倘使一個青年不要我指一條路，那麼我就應該叫他自己的一切拿去貢獻給為社會，為民族，為人類的工。這就是說犧牲。犧牲是一定有效果的，但這效果在將來。也許我們一生也見不到。求自由的人常常是得不到自由的。得到自由的當是後一代的人。所以那個女孩子說得好：「我要把個人的幸福建築在勞苦大眾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青春獻給他們。」這是一條很明

確的路。我至今還堅決地相信着。

但是朋友，你知道我，你想，當一個純潔的孩子懷着溫柔的心來向我敘說他或她的苦悶的時候，我能夠嚴肅地答覆說：「去，把你所有的一切全交出來。把你的青春和生命都拿去犧牲！」雖然這是唯一的明確的路。但我望着那可愛的無邪的面龐我的口究竟說不出這種話來，當我回答一個朋友說：「你當然明白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時代。處在什麼的環境，我們說一句什麼樣的話，或做一件什麼樣的事，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那時候我的苦痛是別人所想像不到的。話語很平凡，但那每個字却有嚴重的意義。在今天要交出生命的確是太容易了。只要多說兩句話也可以使自己變作另一個世界的人。我也有過許多經驗，我也知道許多事情。要叫一個年青人犧牲生命，這是誰都可以做到的事。這十年來中國的祭壇上不知道接受了若干萬的年青的犧牲！但是我太軟弱了。我愛惜他們，因為我自己也還是一個青年。即使輪着每個青年都必須到這祭壇前來貢獻犧牲的時候，我們也應該使我們的生命「像落紅一樣化作春泥，還可以培養花樹，使來春再開出燦爛的花朵。」所以我雖然不會叫我的年青朋友去交出生命，但我也並沒有帶着他們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光明。就在一個月前我還坦白

地對一個朋友說過：

「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擺在我們面前。……那路你自己也會找到。」

我自己並不會在黑暗中悲泣。在許多篇章裏我都明白地說我嘗見了一線的光明。橫貫着我的全作品的就是那條到光明，到自由的路。走這條路是需要着大的勇氣和犧牲的。我如此真實地告訴了我的年青的讀者。我讓他們自己去選擇，去決定。我絕對不是年青的導師。我只是一個和他們站在同等地位的友人。

朋友，我要結束這信函了。我手邊一個抽屜裏還有那麼高的一疊信件。我應該把牠們一封一封地翻開來回答。我現在隨意地抽出一張信箋，一顆可愛的青年的心在紙上跳躍着。朋友，我抄一段話給你看罷：

「我們有一個同學，不幸在大考時有一門功課不及格，同時她嫌她底家庭太官僚派，她已經到××去了。她不會再回來的。但她寫信來說，她過得很快活。她勇敢地去做一切。不要一點同情與憐恤。現在她帶出去的錢快完了。但是她來信說：『在我沒有飯吃的時候，我還是會快樂地發笑的。』我們不知道她在哪裏。信是由別人轉的。您說

這樣是不是青年人所適合的？」

朋友，你看這也是苦惱着我們的青年的一個問題呢！

我休息一下，還要來回答這一個青年朋友的信函。我們再會罷。

（選自中流）

答一個北方青年朋友

朋友，你一定想不到我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面讀了你的來信的。那天晚上我和三個朋友從一家飯館裏出來，走在一條熱鬧的街市上。行人擁擠着，一些人帶着張皇的顏色匆匆走過，一些人用激動的聲音在談話。一輛一輛的大汽車載了說着異邦語言的兵士向前飛馳去了，留在我眼前的是那雪亮的鎗刺。我不知道這周圍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和朋友倆走過了兩條馬路。是輪着我和他們分別的時候了。我一個人坐上了一輛黃包車，往我每天都經過的馬路跑去。但是前面的鎗刺把我和車夫擱住了。我們折了回來，繞一個灣，但是另一個街口我們又被阻擋了。一輛大汽車停在一個建築的門前，一隊全武裝的兵士正忙着出發。沿着那冷

靜的街道有三個兵士帶跑帶走地裝置軍用電話。我們繞到第三個街口遠遠地就聽見人們嘈雜地說：前面通不過。我自己已經絕望了。但車夫還沒有失掉勇氣。他拖着車繞了一個大圈子，跟着那些電話的兵士跑了一段路。沿途只有冷冷的風，和急促的皮鞋聲。我看不見其他的人影！我冷清清的坐在車上，看着這些使人疑心是夢的景象。我不由得想起了許多事情。然而這一次我們意外地通過了槍刺的中間，並沒有受一點留難。我終於安全地到家了。這我應該感謝那車夫，倘使沒有他我是找不到這條路回家的。

到了家，坐在我的亭子間裏，我從衣袋裏摸出你的來信，懷着激動的心情讀了牠。你說：

「這裏的事太多了……我家附近有二家土藥店（公賣大煙，）兩家××人的白面房子——裏邊的人公然敢將馬路上的小孩子拖進去叫他家大人拿錢來贖。伙計將舖子的圖章偷偷地拿到他們那里蓋個印，他們便聲明這舖子欠他多少債……太多了，太多了。」

你又說：

「當局用了科舉式的辦法籠絡年青人的心。許多青年忘了隱在那般人身後的皮鞭，很高

與她一幫幫入了圈套。一個個挺了胸脯把證章在人前顯耀着。……那般人巧妙的用讀經社的名義來收買囉囉，只要贊成讀經每星期做早課似的轉一遭，那你的職業很容易地就解決了。這樣也收去了一部分自命風雅的人。他們現在學做七言詩，學填詞，學寫什麼柳體魏體字，學校裏也竭力提倡文言。我真不明白他們那般人居心要把青年送到什麼地方去！……」

朋友，你還看不清楚他們是企圖來把所有的青年全都變成古董麼？古董是點綴太平的東西。然而我們已經不是處在可以搬出蟲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囁語來粉飾我們民族的光榮的時代了。朋友，你也該想到你的話何等強烈地引起了我心裏的共鳴！

但是在你來信的末尾我讀到了這樣的一段話：

「你去上海之後，對於你的行動我們當然無從知曉，不過顯然有一種傾向：要攪入無謂的筆戰裏。北方的青年很爲這件是憂愁過。這裏連話都不准說，在上海的人却在嚼舌頭，內爭，內爭，有什麼好爭，北方讀者讀到那些文字心更涼了些。……」

這一段話是我料想不到的，可是我讀到牠，我幾乎要落淚了。這時候窗外正響着兵車的隆隆的響聲，一個不可知的奇怪的命運在前面等着我們。也許明天我和這周圍的一切都不會

存在了，這是很可能的事情。對於這個我並沒有一點怕懼。但是一想到和我同時代的無數的青年，我總有一點留戀。朋友，甚至在最後的一刻，倘使我有一點力量，我也要給青年的心添一點溫暖的。所以我無論如何要靜下心來給你寫這封信。

朋友，你得相信我，雖然我們並不認識，我們還不會有過見面的機會，但你總多少知道一點我的為人。你想在這種時候我還有心腸來從事無謂的筆戰麼？你以為我在作家九月號上面寫的文章是無謂的筆戰麼？

朋友，你們北方的青年對上海文藝界的情形的不大了解的。我自己並沒有參加最近的文藝論爭，但我得說一句公平話，這決不是無謂的筆戰，更不能說是「內爭」。這論爭對於新文學的發展是有大的幫助的。有許多問題是經過幾次的論戰後才逐漸地明朗化而終於會得到解決的。倘使沒有一切過去的論爭，我們的新文學還能夠發展到目前的這個階段麼？然而我的文章並不屬於這方面。你看見了我的所謂答徐懋庸的短文，但牠不是文藝論戰的文章。我從沒有寫過那一類的東西，因為已經有人寫出很好的來了。我和徐懋庸並無私人的恩怨，（我在那文章裏面說有徐懋庸做理事，我不加入「文藝家協會」，這是指以後的事；並不是

說我以前沒有加入「文協」，是因為徐懋庸加入了「文協」的緣故。我寫文章「答徐懋庸」不過是出來為那些在西班牙人民解放戰場上犧牲的英勇鬥士辯護，替那少數沉默地工作着的「中國安那其」伸冤，因為在這「文壇」（讓我放肆地把這兩個字用一回）上肯出來替那兩種人說話的就只有我一個人。這在我似乎成了一個義務。我不能不出來說兩句話。這與徐懋庸所說的「罵街」不同。現在連徐懋庸自己也以為他的話「實在籠統得無理」，而且「姑且承認巴金所說的情形是實」了，那麼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我也不想再寫文章來談這種事情。朋友，你看這是不是無謂的筆戰，這是不是內爭？朋友，你以為闡明了事實的真相，說明了西班牙 C. N. T. 戰士的英勇和中國安那其並不反動，就會使北方的青年「心更涼了些」麼？

但是，朋友，我現在又要告訴你一件使你的「心更涼」的事情了。也許你已經見到了徐懋庸說我「破壞」，「反對」文藝家協會的一段文章罷？在「還答魯迅先生」一文裏。徐懋庸說：

原來「文藝家協會」的發起最初本有黃源在內的。我會親自聽他說，他從傅東華和

沈起予那裏接受了一張發起人的名單，上面的二三十個人的姓名，有許多要待他去接洽，不料隔不多時，不知爲了什麼手掌文協發起人的名單的他，忽而變成文協的積極的破壞者了。（後來我聽說這是他和巴金商議的結果，因此我對於巴金也有點莫名其妙）。

在「答巴金之答」裏，他又說：

「巴金的反對文藝家協會却早在連黃源也作爲發起人的時候。那時候徐懋庸非但沒有當理事並且也不參與發起，那巴金的反對，到底爲了什麼理由呢？」

在項里徐懋庸說得那樣有把握，連我自己也幾乎要相信了他的話。朋友，你說不定會相信巴金真的是在「破壞」，「反對」文協罷。但是幸而我還能夠運用腦力把我從日本回來後一年來的言行仔細檢查一番，我才安了心，知道我並沒有做過一件「破壞」或「反對」文協的事。在這一點我的確比徐懋庸更知道我自己。

不錯，我沒有加入文協我還在文藝工作者宣言上面簽了名。但不加入文協，並不見得就反對文協，一時不加入也並非就永久不加入文協，而所謂「文藝工作者」也並沒有組織過什

麼新團體和文協對抗，我又不過是許多簽名者中間的一個。難道我們真的連在一張宣言上簽名，表示自己對於救亡圖存的態度，這種最小限度的自由都被剝奪了麼？徐懋庸一口咬定我「反對」文協。不知道還有什麼證據？至於他「聽說這（指黃源反對文協）是他（黃源）和巴金商量的結果，」那更是「道聽塗說」了。攻擊一個人，坐實一件罪名，似乎不能夠單讓「聽說」二字來負責。倘使這也可以，那麼我「聽說」的事情更多了。

真實的事情是這樣的：黃源的確「從傅東華先生那里接受了」一張作家協會的內定的發起人名單，上面有二十個人的姓名，徐懋庸的大名也在內的，我記得很清楚。傅東華先生交這張名單給他，要他「去接洽」的人，事實上只有一個，就是巴金，因為我和黃源是多年的朋友。我當時被派定的五個最初發起人中的一個，黃源並不在內，他被派定和徐懋庸一起做「第二次」的發起人。黃源把名單給我看過，把別人的意思也轉達了。我回答他說：我不想做最初的發起人，因為我從沒有加入過任何團體，並且我還不知道組織作家協會的用意。黃源也對我說，他自己年青，不會應付事情，以致譯文被迫中途停刊，他怕做了作家協會的發起人，反會妨害作家協會的進行，所以也沒有答應加入。我聽了這話，也就沒有說什麼話。

這就是我和「黃源商議的結果」了。

過了一些時候，另一個朋友拿了一張發起「作家協會」的宣言來要我簽名，我說我不願意做發起人。那朋友只笑了笑就拿走了。以後纔聽說「作家協會」改成了「文藝家協會」，不久又有一個朋友介紹我加入，還交了一些單據給我，我當面對他說我暫時不想加入。事實上我對每次的「請」和「徵求」都有口頭上的回答的。徐懋庸說我「置之不理」，那又是「造謠」了。

朋友，你看，徐懋庸不但在「私信」裏「籠統得無理」地「信口雌黃了一通」（他自己承認的，）而且在公開的文章裏「含血噴人」了。朋友，你說，在他寫了那樣的私信發表了那樣的文章以後，我還不應該出來把真相闡明一番麼？

朋友，我聽從你的勸告，以後不再寫這一類的文章了。但這一次你應該給我說話的權利。我也應該借這個機會來表明我的態度，我說明了我和文協的一點關係我同時還表示我從來就沒有反對過文協，便在現今我也沒有反對牠的心思。我以為暫時不加入文協的人不見得就對文協懷着惡意。文協似乎應該用工作成績來說服他們，使他們也心悅誠服地來加入，這

才是文協的事業。倘使不這樣做，却儘管讓牠的理事出來發私信，寫文章，說這個「詐」，罵那個「詔」，又根據一點不實的消息，胡亂地把「破壞文協」或「反對文協」的罪名加到每個不會加入文協的人的頭上，那麼除了使一些文藝工作者望之却步外，還能夠有什麼作用呢？

朋友，現在已是三點一刻了，外面靜寂得如在一座古城。兵車的聲音也聽不見了。明天的事情怎樣，我不能夠知道。然而你對於甚至在這種時候還來寫這樣文章的我將怎樣地說話呢？你還忍心責備我在嚼舌頭麼？但是，朋友，請原諒我，我決不想做一件使你們憂愁使你們心涼的事情，我告訴你，連這類的文章我以後也不想寫了。我真預備從此低下頭來沉默地做我的文藝工作呢！不過我怕那位做理事的又會拿什麼莫須有的罪名來加到我的頭上的。好罷，就讓他繼續地找尋種種口實進行內爭罷。我預祝他的勝利！

朋友，我寫了上面的話以後不到一個星期，一個南方的友人來看我，他告訴我有人寫了「正告」我的文章，說我「自貶人格」「造謠誣陷」了某某人。朋友，你看這又是誰在嚼舌頭了。我這人的言行素來是光明磊落的。像寫「私信」背後攻擊人的事，我就從沒有做過。

我的言論自有我署名的文章來負責，用不着一些冒充我的朋友的人替我發表談話。像這種「挑撥離間」，「造謠誣陷」的手段，自是某一些人的慣技，但在這種時候我却沒功夫來管這些事情了。某一些人爲我捏造了「談話」和消息；另一些人又根據這「談話」和消息來「信口雌黃」了一通，朋友，你看，這種「自貶人格」的舉動，是你們北方的青年所能夠了解的麼？那麼，請你原諒我這次的饒舌。

（選自中流）

我的幾個先生

我接到了你的信函，這的確是意外的，然而牠使我很高興。不過要請你原諒我，我失掉了你的通信地址，我沒法直接寫信給你，那麼就讓我在這里回答你幾句吧。我想你是能夠看見牠們的。

那天我站在開明書店的貨攤旁邊翻着剛出版的中流半月刊，你過來和我說話。你問了我一兩件事情。你的話語是很簡短的，但那急促而顫抖的聲音却達到了我的心的深處。當我知道你懷着何等急切的心渴望着讀我從前翻印的寧抗夫的劇本時，我的心更因驚喜和感動而微

微戰抖了，我和你談了幾句話，我買了一本中流，後來你也買了一本。我看見你到櫃上去付了錢，我又看見你急急地走出書店，我的眼前，還搖晃着你的誠懇的面貌，過後我忽然想起了來了忘了問你的姓名，我又因這事情而覺得有些懊惱了。

第二天意外地來了你的信，你一開頭就提起我的幼年這文章，而且還說了一些令人感動的話語，朋友，我將怎樣回答你呢？我的話對你能夠有什麼幫助麼！你把我過分的看重了。我的一番話語並不能夠解除誰的苦悶，我的一封信函也不能夠給誰帶來光明。我不能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是基督的話，而我却只是一個平凡到極點的人。

朋友，相信我，我說的全是真話。我不能夠給你指出一條明確的路，叫你馬上去交出生命。你當然明白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時代，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你當然知道我們說一句什麼樣的話，或做一件什麼樣的事，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困難却在如何使這生命像落紅一樣化作春泥，還可以培養花樹，使來春開出燦爛的花朵，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擺在我們面前，不過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光

明，那就是問題了。這一點你一定也很清楚的。那路你自己也會找到的。這些都用不着我來告訴你了。但是對你的來信我覺得我仍然應該寫幾句回答的話。你談起我的幼年，你以為你比從前更了解我一點，你說我說出了你很久就想說而未說出的話，你告訴我你讀我的家，你讀了一個通夜，你在那書裏見到了你自己的面影，你說了那許多話。你如今完全知道我是在怎樣的環境裏長成的了。你的環境和我的差不多，所以你容易了解我。

我可以坦白地說，我的幼年是一篇真實的東西，但牠不是一篇完全的文章，牠不過是一篇長的作品的第一段。我想寫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拙劣的筆却只許我寫出這一點來。我是那麼倉卒地把牠結束了的。現在我應該利用那機會接着寫下去。我要來和你談談關於我的先生的話，因為你在來信裏隱約地問起「是些什麼人把我教育成了這樣的？」

是的，我應該來做這事情。在給香港朋友的信函裏，我说明了「是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的，」現在我應該接着來回答「是些什麼人把我教育成了這樣的」這問題了。這些人並不是在私塾裏教我識字讀書的教讀先生，也不是在學校授我新知識的教員。我並沒有受到他們的什麼影響，所以我很快地就忘了他們。真正給了我堅定的影響的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沒有他

們，我也許不會成爲現在的這樣子。

我的第一個先生就是我的母親。我已經說過使我認識「愛」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時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滿地體現了「愛」字。它使我知道人間的溫暖，她使我知道愛與被愛的幸福，她常常用極溫和的口氣，對我解釋種種的事情。她教我愛一切的人，不管他們貧或富；她叫我去幫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僕，憐恤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們高，動輒對他們打罵。母親自己也處過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裏做媳婦，這苦處是不難想像到的。「註一」但是母親却從不會在我的眼前淌過淚，或者說過什麼悲傷的言語。她給我看見的永遠的溫和的，帶着微笑的臉。我在一篇短文裏說過：「我們都愛那夜晚在花園上面天空裏顯耀的星羣，我們愛春天在桃柳枝上鳴叫的小鳥，我們愛那使樹梢洒到草地上面來的月光，我們愛那使水面現了明亮的珠子的太陽，我們愛着一隻貓，一隻小鳥。我們愛着一切的人。」這個愛字就是母親教給我的。

因爲受到了愛，認識了愛，纔知道把愛拿來分給別人，纔想對自己以外的人做一點事情，把我和這社會聯起來的也正是這個愛字，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因為我有這樣的母親，我纔能夠待着允許，而且有這習慣，和僕人轎夫們一起生活。我的第二個先生就是一個轎夫。

轎夫住在馬房裏，那里從前養過馬，後來就專門住人。有三四間狹隘的房子沒有窗戶，是用竹籬笆隔成的，有一段縫隙，可以透進一點陽光。房間裏只能夠放一張床，還留一點地方做過道。轎夫們白天在外面奔跑。晚上回來在破蓆上擺出了煙盤，把身子縮成一堆，挨着一團鬼火似的燈光慢慢地燒煙泡。起初在馬房裏抽大煙的轎夫有好幾個，後來漸漸地少了。公館裏的轎夫時常更換。新來的年青人不抽煙，境遇較好的便到煙館裏去，只有那個年老瘦弱的老周還留在馬房裏。我喜歡這個人，我常常到馬房裏去，躺在他的煙燈旁邊，聽他敘說種種的故事。他有一個雖是悲痛的却又是富豐的經歷。他知道許多許多的事情，他去過不少的地方，接觸過不少的人物。他跟過「趙大帥」打西藏，在那里吃過「蠻子」的肉。（滅亡裏有一段關於吃人肉的敘述，就是他對我說的話，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他的老婆跟一個朋友跑了，他的兒子因為吃糧被打死在戰場上。他孤另另的活着，在這公館裏他比誰都更知道社會，而且受到這社會的不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苦痛地挨日子。但他並不憎恨社

會，他還保持着一個堅定的信仰：忠實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火要空心，人能忠心。」他這「忠心」並不是指奴隸般地服從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實地依着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他的話語和我的母親的完全兩樣。他告訴我的事情連母親也不知道的。他並不會拿「愛」字教我。但常常在對我指畫了這社會的黑暗面，或者敘說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經歷以後，他就說教似地勸告我：「要好好做人，對人要真實的，不管別人待我怎樣，自己總不要走錯脚步。自己不要騙人，不要虧負人，不要佔別人的便宜。……」我一面聽他的這一類話，一面看他這黑瘦的臉，陷落的眼睛和被破衣衫裹着的瘦得見骨的身子，又看見他用力從煙斗裏挖出那燒過兩次的煙灰去調和煙膏。我心裏一陣難受，但過後又禁不住要想是什麼力量使他到了如此的境地還說出這種話來！

馬房裏還有一個天井，跨過天井是轎夫們的飯廳，也就是他們的廚房。那裏有兩個柴伙他們做飯的時候，我常常跑去幫忙他們燒火。我坐在灶前一塊石頭上，不停把乾草或柴放進灶孔裏去，我起初不會燒火，看看要把火弄滅了老周便把我拉開，他用火鉗在柴孔裏弄幾下，火就態態地燃了起來。他放下火鉗得意地對我說：「你記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的確我到今天還記得這樣的話語。

我從這個先生那里略略知道了一點社會情形。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之外還有社會這東西，而且他還傳給我他那種生活態度。日子一天天像流星似的過去。我漸漸地長大起來。我的脚慢慢地跨出了家家的門限。我認識了一些朋友，我有了新的經歷，在這些朋友中間我找着了我的第三個先生。

我在一篇題作家庭的環境的回憶裏，會說到對於我的智力的最初發展有幫助的兩個人，那是我的大哥和一個表哥。我跟着表哥學了三年的英文，他還教我知道一點各種科學的根底，大哥買了不少的英文報，使我能夠貧婪地讀牠們。但我現在不把他們看作我的先生，因為我在這里說的是那些在生活態度上（不是知識上）給了我堅定的影響的人。

在我的幼年裏面，我會敘說過我怎樣認識那些青年朋友。我這先生就是那些人中間的一個。他是秘密團體均社的團員，他又是半月的一個編輯，我們舉行秘密會議時總有他在場；每晚上在商場樓上半月報社辦事時，他又是最熱心的一個；他還是我在外國語專門學校的同學，班次比我高。我剛進去不久，他就中輟了學。他輟學的原因是要到裁縫店去當學

徒。他家裏雖不大充裕，但還有錢供給他讀書。但他相信了「安那其主義」，認為「不勞動者不得食」，「說勞動是神聖的事。」〔註二〕他爲了要使他的言行一致，他毅然離開了學生生活，真的跑到一家裁縫店去規規矩矩地行了禮拜師傅，訂了當徒弟的契約。每天他坐在裁縫鋪裏勤苦地學着做衣服，傍晚下了工後纔到報社來服務。他是一個近視眼，又是初學手工，所以每晚他到報社來時，手指上密密麻麻地滿是針眼。他自己倒高興，並不在乎地帶着笑容向我們敘述他這一天的有趣的經歷。我們不由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這樣，他同時還實行素食，這是他受了師復的影響後發動的。我們並不贊成他這舉動，但他實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却使得我們大家齊聲讚美。

他還做過一件事情使我們十分感動，我也曾把牠寫進了家。事情是這樣的：他是半月的四個創辦人之一，他擔負着大部分的經費。刊物每期銷一千冊。收回的錢很少。同時我們又要另外籌錢刊印別的小冊子，他也得捐一筆錢。這兩筆錢都是應該按期繳納不能延遲的，他家裏是姊姊在管家，不許他「亂用」錢。他找不到錢時就只得拿衣服去押當，或是當棉袍，或是當皮袍，他怕他姊姊知道這事情，他出去時總是把拿去當的衣服穿在身上，走進了當舖

以後纔脫下來。當了錢就拿去繳月捐。我們知道他是常常這樣做的；所以他鬧過熱天穿棉袍的笑話，也有過冬天穿夾袍的事情。

這個先生的犧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決心，以及他那不顧一切毅然實行自己主張的勇氣和毅力，在我的生涯裏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影響。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見了信仰這樹木所開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個人的毅力會做出什麼樣程度的事情。母親教給我「愛」；翰夫老周教給我「忠實」（公道），朋友吳教給我「自己犧牲」，他還給我「勇氣」，我雖然到現在也還不能夠做到他那樣子，但我的行為却始終是受着這個影響的支配的。

朋友，我把我的三個先生都簡略地告訴你了。你現在大概可以明白是些什麼人把我教育到現在這樣子的了吧。我頗覺高興，我畢竟告訴了你一點事情，這信也許係算不白白地寫了。不過，倘使你還覺得對我不大了解，那麼請你等着。我還想寫一篇「我怎樣寫了家的」，那將是一封回答我的表哥的信。在那信裏我打算更詳細地敘說我的家庭。我想你一定高興讀牠，因為你說過你也有一個和高家類似的家庭，那麼再見吧。

〔註一〕家並不是我的自傳，我曾經幾次的聲明過，但裏面有一段話，却是真的事實，而且是

從大哥給我的信裏摘錄出來的：「母親含着眼淚把她嫁到我家來做媳婦所受的氣一一告訴了我。……父親因為過班知縣進京引見去了。母親在家裏日夜焦急地等着……這時父親在北京因驗看被駁，陷居京城，消息傳來，祖父時時發怒，家裏的人也不時擲掄，母親心裏非常難過。她每接父親底信總要流一兩天的眼淚。」

〔註二〕他很喜歡當時流行的一個標語：「人的道德為勞動與互助；唯勞動乃能生活；唯互助乃能進化。」

（選自中流）

關於「髮的故事」

已經早三點鐘了。我剛剛寫完給春的信，我想應該睡覺了。我便站起來。但是一句話突然映入我的眼簾：「我們的生命恐怕還不如一隻螞蟻。」好像一把錘推打在我的頭頂上，我又坐了下來。

這時候我想起了你給我的信和你所說的事情，〔註一〕我不能夠沉默，我便又一次握起筆來給你寫幾句話。

「我們的生命恐怕還不如一隻螞蟻。」我並不會寫過這樣的話句。這是一個朝鮮青年給那個被我們稱爲耶穌的朋友的信函裏的話。三個月以前，我接到從那成了邊疆的遼遠的省分寄來的小刊物，在上面讀到那樣一封信的時候，我的回憶之門突然打開了。我看見了我的過去。我看見了許多人和許多事情。那些都是被我早已埋葬了的。我不要再想他們，我不配再想他們，但是他們自己來了。回憶折磨着我，逼着我寫點東西，我便寫了一篇小說：「斐的故事。」我也許不配寫這文章，但我終於斗胆地寫了。

我寫這小說是在紀念一個死友，同時還對幾個活着的友人表示一點感激的敬意。這事情你是能夠了解的。我的文章裏並沒有歪曲事實的處所。不過我的筆端却沒有夠多的力量。三年前當我的新生剛在東方雜誌刊完的時候，我在一個古城裏見着了我們的耶穌，他就當面責備我說那部小說寫得太軟弱。在他那樣的人的面前，我是無可辯解的。他太明白我這個人了。他知道我寫小說只不過是在浪費我的青年的生命，他憐憫我，他也常常責備我。而且我也答應過他，有一天我是要把筆寫作生活，去做一點有用的事情的。我寫了「斐的故事」，我知道他會責備我寫得沒有力量，我同時又知道倘使由他來寫，那文章一定是有怒有色。但

是他的批評並沒有來。而意外地這小說却把那般想以「罵」和「捧」做武器闢文壇來的人傷害了。甚至還麻煩他們特別辦了一個刊物來攻擊這篇不滿六千字的小說。朋友，你會覺得奇怪吧。其實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般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有資格在時髦的大學裏讀書，他們有時間奔走於各種各樣的作家之門，有金錢來印行「捧」和「罵」的刊物。他們懂得「常識」，他們唸過「生理學」，他們幹着「集體的行動」，他們甚至會勸人「鑽到敵人的胯下做狗。」你看他們所知道的確實不少了。就只差了一件東西：「生活。」生活這東西在他們是永遠無法了解的。因為他們的生活太「不平凡」了，他們便不能夠了解平凡的東西。

不管那般不平凡的人會運用種種不平凡的術語和常識，「髮的故事」却依舊是一件真的事實。一切血和淚的鬥爭，縱使鬥爭的方式會犯錯誤，也決不是那些只知道「罵」和「捧」的人所能夠抹煞的，文人的筆和殉道者的血比起來算得什麼？

朋友，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十年前在北京曾經出過一份叫做高麗青年的刊物，那邊的朋友要我寫一點東西，我寫了一封「公開信」寄去。這信後來還在上海一家日報的附刊上面發

表過。那信裏面有這樣的話。

「……：在八月的夜晚，明月高掛在天空，微風吹動着大門邊槐樹的枝子。我靜靜地望着柳的發光的眼睛，讓牠慢慢地把你們的鬥爭的全景展開在我的眼前。我漸漸地忘了自己，我跟着他到遙遠的地方去了。他告訴我你們中的一個人怎樣在半山裏碰見了敵人，躲到白楊林裏和他們打了半天，後來又逃了出來；他告訴我你們中有四五個人被五六十個敵人圍困在山頂上過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每個人拿着兩支手鎗衝下山來，打死了不少的敵人，自己也死在風槍下面；他告訴我……」

柳並沒有對我說句假話。我雖然沒有參加他們的鬥爭，但我也曾認識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至少對於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爲人，我是略爲了解的。我自己並不就贊同他們的鬥爭的方式，但這却不能阻止我不尊崇他們。文人的筆算得什麼？難道這鉄一般的事實，這壯烈的血的鬥爭，是那般出雜誌辦刊物「服務文壇」的人所能夠抹煞的嗎？那歷「髮的故事」將因了殉道者的血而活下去吧。

朋友，你現在該明白了吧。我不知道你的朋友中間有沒有那種殉道者型的人。倘使沒有

的話，我就應該把下面一段沈痛的話介紹給你，這也是從那青年朋友的信函中抄錄來的：

「你說我們這民族的人，生來就剛強，有自動的奮鬥精神嗎？或許這是有，但是不然，這不是生來如此，而是環境使然的。……我們的生命恐怕還不如一隻螞蟻。當我幼小的時候，我會親眼見過許多的事情。把鄉村裏的無辜的農民任意捉去，挖地坑，倒煤油去燒，在寬大的馬路上站着看吧！一輛六匹馬拉着的四輪車中裝滿了鄉村中捕來的青年。這些每日都可以看見的。從這虎口逃生的青年，中國便是唯一的逃難所，或者連這逃難所也會失掉吧。」

這樣的話不知道那些以「文化鬥爭的前衛」自居而以「罵」和「捧」為武器的人看了，有什麼感想。至於我，朋友，你相信我，我的血還不會冷到這樣的地步吧。

「註一」還有，你問起「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的簽名的問題，我不願意在這裏詳說。那些腦筋裏充滿了「盟主」，「小卒」，「嘍囉」等等字眼的人在外面散佈流言，說我們刪除了某某人的名字。其實我根本就沒有興致去管這種事情。文季月刊社所收到的「來件」上本來沒有那些名字，我們當然沒有責任去按門挨戶求人簽名來補足。「來件」的原稿

還存在文季月刊社，那是對於一切誣陷的最雄辯的答覆。

(選自中流)

憶

呀，爲什麼我眼前又是一片漆黑？我好象落進了一個陷阱裏似的。我摸不着一件實在的東西，我看不見一個具體的景象。一切都是模糊，虛幻。……我知道我又在做夢了。

我每夜都做夢。我的腦筋就沒有一刻休息過。對於某一些人夢是甜蜜的，但我却不會從夢裏得過安慰。夢是一種苦刑，我被牠不斷地拷問着。我知道是我的心不許我寧靜，牠時時都要解剖我自己，折磨我自己，我的心是我的嚴厲的裁判官，牠比Torquemada〔註一〕還更殘酷。

「夢，這真的會是夢麼？」我有時候在夢裏這樣地問過自己。同樣，「這不就是夢麼？」在醒着的時候我又起過這樣的疑問。夢景和真實漸漸地融合成了一片。我不復能分辨什麼是夢和什麼是真了。

俄羅斯女革命家妃格念爾被囚在席呂塞堡中的時候，她說過：「那冗長的，灰色的，單調的日子就像是一個無夢的睡眠。」我的身子可以說是自由的，但我不是也過着一些冗長的灰色的單調的日子麼？誠然我的生活裏也有變動，有時我還過着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然而這變動有的像電光一閃，光耀奪目，過後即歸於消滅，有的甚至也是單調的。一個空悶的暗夜壓在我的頭上，一雙鐵手扼住我的咽喉。所以便是這些灰色的日子也不像無夢的睡眠。我眼前盡是幻影，這些日子全是夢，比真實更壓迫人的夢，在夢裏我被殘酷地拷問着。我常常在夢裏發出叫聲，因為甚至那時候我也不會停止過掙扎。

這掙扎使我太疲勞了。有一個極短的時間我也想過那無夢的睡眠。這和妃格念爾所說的却又不同。這是永久的休息。沒有夢，也沒有真；沒有人，也沒有自己。這是和平，這是安靜。我得承認，我的確願望過這樣的東西。但那只是一時願望，那只是在我的精神衰弱的時候。常常經過了這樣一個時期，我的精神上又起了一種變化，我為這種願望而感到羞慚和憤怒了。我甚至責備我自己的懦弱。於是我便以痛悔的心情和新的勇氣來開始新的掙扎。

我是一個充滿着矛盾的人。一我過的是兩重的生活。一種是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種是

為自己的內心生活，「〔註二〕我的靈魂裏充滿着黑暗，然而我却不敢拿這黑暗去傷害別人的心。我更不敢拿這黑暗去玷污將來的希望。而且當一個青年懷着一顆受了創傷的心來求助於我的時候，我縱不是醫生，我也得給他一點安慰和希望，或者伴他去找一位名醫。爲了這個緣故我繼續我的心，我的靈魂擴大起來。我把一切個人的遭遇，創傷等等全都裝在那裏面，像一雙獨木小舟沉入大海，使人看不見一點影響。我說過我生來就帶了陰鬱性，但那位作爲「憂鬱者」寫了自白的朋友却因爲看見我終日的笑容而詫異了，雖然他的臉上也常常帶着孩子的傻笑。其實我自己的話也不正確。我的父母都不是性情偏執的人，他們是同樣地溫和，寬厚，安分守己，那麼該是配合得很完滿的一對。他們的靈魂裏不能夠貯藏一點陰鬱的影子。我的陰鬱性不能夠是從他們那里得來的。那應該是在我的生活環境裏一天天地磨練出來的。施了那第一下打擊時，就是母親的死，接着又是父親的。那時候我太年青了，還只是個應躲在父母的庇護下生活的孩子。創傷之上又加創傷，彷彿一來就不可收拾。我在七年前給我大哥的信裏曾寫道：「所足以維繫我的就只有工作，終日工作，終年工作。我在工作裏尋得痛苦，由痛苦而得滿足。……我固有一理想，這理想也就是我的生命，但我恐怕我不

能夠活到那理想實現的時候。……數年來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間的愛，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而結果我依舊得着痛苦，但我並不後悔，我還要以更大的勇氣去走我的路。」但在這之前不久的另一封信裏我却說過：「我在心裏築了一堵牆，把自己囚在憂鬱的思想裏。一壺茶，一瓶墨水，一管鋼筆，一捲稿紙，幾本書，……我常常寫了幾頁，無端的憂愁便來侵襲了我。彷彿有什麼東西在我的胸膛裏激盪，我再也不忍受不下去，就擲了筆披起秋大衣往外面街上走了。」

在這兩封信裏不是含着顯然的矛盾麼？我的生活我的心情都是如此的。這個恐怕不會被人瞭解罷。但那原因我自己却很明白。造成那矛盾的就是我的過去。這個我不能抹煞，我却願意忘掉。所以在給大哥的另一封信裏我又說：「我怕記憶，我恨記憶。牠把我所願意忘掉的事，都給我提醒來了。」

的確我的過去像一個可怖的陰影壓在我的靈魂上，我的記憶像一根鐵鍊絆住我的脚。我屢次鼓起勇氣邁着大步往前面跑時，牠總抓住我，使我退後，使我遲疑，使我留戀，使我憂鬱。我有一顆飛向廣闊的天空去的雄心，我有一個正確無誤的信仰，然而我的氣力却拖不動

那記憶的鐵鍊。我不能忍受這邊鈍的步履，我好幾次求助於感情，但我的感情自身被夾在記憶的鉗子裏也失了牠的平衡而有所偏倚了。牠成了不健強而易脆弱。倘使我完全信賴牠，牠會使我在彩虹一現中隨即全然隱去。我就爲過去所毀滅了。爲我的前途計，我似乎應該放棄這爲記憶所毒害了的感情，但在我這又是勢所不能。所以我這樣永久地顛播於理智與感情之間，而不能找到一個確定的解決。我的一切矛盾都是從這里來的。

我已經幾次說過了和這類似的話。現在又來重複說着，說得還更明顯，這似乎不應該。而且在這時候整個民族的命運都陷在泥淖裏，我似乎沒有權利來絮絮地向人訴說個人的一切。但我畢竟又說了。因爲我想，這並不是我個人的事，我在許多人的身上都看見和這類似的情形。使我們的青年不能夠奮勇前進的，也正是那過去的陰影。我常常覺得倘使我們是沒有過去的傳統的原始人，我們也許能夠做出更多的事來。

但是那回憶抓住我，壓住我，把我的心拿來肢解，把我的感情拿來折磨。牠時而織成一個柔軟的網，把我的身子包在那裏面，牠時而燃起猛烈的火焰，來燒炙我的骨髓。有時候我會緊閉眼目，棄絕理智，讓感情來支配我，聽憑牠把我引到偏執的路上，帶到懸崖的邊沿，

使得一個朋友竟然驚訝地嚷了出來：「這樣下去除了使你終於成個瘋子以外，還有什麼？」其實這朋友却忘了他自己也有著不小的矛盾，他和我一樣也是為回憶所折磨的人。他以為看人很清楚，却不知看自己倒糊塗了。他把自己看作人類靈魂的醫生，他給我開了個藥方：妥協，調和；他的確是個好醫生，他把為病人開的藥方拿來讓自己先服了一付。然而結果這藥方完全失了靈驗。他也許還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我却知道唯一的靈藥應該是個「偏」字：不是和過去的傳統調和，而是把牠完全拋棄。不過我的病太深了，一付靈藥也不會即刻治愈多年的沈疴的。

我好幾次走到懸崖的邊沿而終於能夠站住腳不跌落到深淵裏去，這全是掙扎的效果。

.....

我又在做夢了。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不，我的眼前盡是些幻影。我的眼睛漸漸地亮了，那些人，那些事情。——難道我睡得這麼深沉麼？為什麼牠們能夠越過這許多年代而達到我這里呢？

我全然在做夢了。我忘了周圍的一切，我忘了我自己。好像被一種力量拉着，我沈下

去，我沈下去，於是我到了一個地方。難道我是走進了墳墓，或者另一個邦迫城被我掘發了出來？我看見了那許多人，那些都是被我埋葬了的，那些都是我永久失掉了的。

我完全沉在夢裏裏面了。我自己變成了夢中的人。一種異樣的感情抓在我。我由一個小弱慢慢地長大起來。我睡在那許多我的同代的人中間，分享着他們的悲歡。我們的世界是狹小的，但我們却把這作宇宙般地廣大。我們以一顆真摯的心和一個不健全的人生觀來度過我們的日子。我們有着更多的愛和更多的同情，我們愛着一切可愛的事物。我們愛那夜晚在花團上面天空裏照耀的星星，我們愛春天在桃柳枝上鳴叫的小鳥，我們愛那從樹梢撒到草地上面來的月光，我們愛那使水面現了明亮的珠子的太陽。我們愛着一隻貓，一隻小鳥。我們愛着一切的人。我們像一毫不自私的孩子去領取生活的賜與。我們整日盡興地笑樂，我們也希望別人能夠笑樂。我們從不曾傷害過別的人。然而，一個黑影來掩蓋了我們的靈魂。於是憂鬱在我們的心上產生了。這黑影漸漸地擴大起來，跟着牠就來了種種的事情。一個打擊之上又加上第二個。眼淚，呻吟，叫號，掙扎，最後是悲劇的結局。一個一個的青年的生命陸續地慘遭摧殘，有的離開了這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憶給別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裏面不

能自拔……

呵，我怎麼做了一個這麼長久的夢！我應該醒了。我果然能夠擺脫那一切而醒起來麼？那許多的生命，那許多被我愛過的生命在我的心上刻劃了那麼深的迹印，我能夠把他們完全忘掉麼？

我把這一切已經埋葬了這麼多的年代，爲什麼到現在還會有這樣長的夢？這樣痛苦的夢？甚至使我到今天還提筆來寫「春」？

過去，回憶，這一切把我縛得太緊了，把我壓得太苦了。難道我就永遠不能夠擺脫牠而昂然地，無牽掛地走去我自己的路麼？

我的夢醒了。這應該是最後的一次了，我要擺脫掉那一切絆住我的腳的東西。我要擺脫掉一切的回憶。我要把牠們全都埋葬在一個更深的墳墓裏，我要忘掉那過去的一切。

不管這是不是可能的，但我既已開始了我的路程，我既已和那一切掙扎了這許多年代，我仍舊要繼續掙扎下去。在永久的掙扎中活下去，這究竟是度過生活的美麗的方法。

〔註一〕十五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

「注二」借用妮格念爾的話，她還說「——在外表上我不得保持一個安靜而勇敢的面目，這我做到了；然而在夜之靜寂裏我便會帶着苦痛的焦慮來想：末日會到來嗎？——到了早晨我會戴上我的面具開始我的工作。」

（選自作家）